

容齋四六叢談

宋 鄱陽洪邁景盧著

四六名對

四六駢儷于文章家爲至淺然上自朝廷命令詔冊下而縉紳之間牋書祝疏無所不用則屬辭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叩風味不厭乃爲得體姑摭前輩及近時綴緝工緻者十數聯以詒同志王元之擬李靖平突厥露布其敘頡利求降且復謀竄曰竄中餓虎暫爲掉尾之求鞬上飢鷹終有背人之意蘄州謝上表曰

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范文正公微時嘗冒姓朱及後歸本宗作啓曰志在逃秦入境遂稱于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用范雎范蠡皆當家故事鄧潤甫行貴妃制曰關雎之得淑女無險詖私謁之心雞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紹聖中百僚請御正殿表曰皇矣上帝必臨下而觀四方大哉乾元當統天而始萬物東坡坤成節疏曰至哉乾元德既超于載籍養以天下福宜冠于古今慰國哀表曰大哉孔子之仁泣然流涕至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

謝賜帶馬表曰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王履道大燕樂語曰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壽除少宰余深制曰蓋四方其訓以無競維人必三后協心而同底于道時并蔡京爲三相也執政以邊功轉官詞曰惟皇天付予庶其在此率甯人有指敢弗于從翟公巽行外國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大賚四海不敢遺小國之臣知越州日以擅發常平倉米救荒降官謝表曰敢效秦人坐視越人之瘠

學海類編
既安劉氏理知晁氏之危孫仲益試詞科日代高麗國
王謝賜宴樂表曰玉帛萬國干舞已格于七旬簫韶九
成肉味遽忘于三月又曰蕩蕩乎無能名雖莫見宮牆
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豫聞管籥之音自中書舍人知
和州既壓境見任者拒不納以啓答郡僚曰雖文書銜
袖大人不以爲疑然君命在門將軍爲之不受鄰郡不
發上供錢米受旨推究爲平亭其事鄰守馳啓來謝答
之曰包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
計汪彥章作靖康卅康王文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

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爲中書舍人試
潭州進士何烈卷子內稱臣及聖問不舉覺坐罷職謝
表曰謂子路使門人爲臣雖誠諄理而徐邈云酒中有
聖初亦何心又曰書馬者與尾而五常負譴憂網禽而
去面之三永銜生賜宋齊愈坐于金虜立諸臣狀中輒
書張邦昌字送御史臺責詞曰義重于生雖匹夫不可
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喪邦又曰睦孟五行之說
豈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慈焉安忍責張邦昌詞曰雖
天奪其衷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匱可知知徽州其

鄉郡也謝啓曰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游半在
或一時同隊之魚何掄除秘書少監未幾以口語出守
邛謝啓曰雲外三山風引舟而莫近海濱八月槎犯斗
以空還楊政除太尉湯岐公草制曰遠覽漢京傳楊氏
者四世近稽唐室書系表者七人謂楊震子秉秉子賜
賜子彪四世爲大尉李德裕辭太尉云國朝重惜此官
二百年閒纔七人其用事精確如此蔣子禮拜右相王
訶賀啓曰早登黃閣獨見明公之妙年今得舊儒何憂
左轄之虛位皆用杜詩語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左
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亦可稱

吾家四六

乾道初年張魏公以右相都督江淮議者謂兩淮保障
不可恃公親往視之會詔歸朝未至而免相文惠公當
制其詞曰棘門如兒戲耳庸謹秋防袞衣以公歸兮庶
聞辰告所謂兒戲者指邊將也而讀者乃以爲詆魏公
其尾句曰春秋責備賢者慨功業之惟艱天子加禮大
臣固始終之不替所以悵惜之意至矣王大寶致仕詞
曰閔勞以事聖王隆待下之仁歸潔其身君子盡遺榮

學海類編 卷之四 文部
之美大寶有遺泄之疾或又謂有所譏而實不然罷相
後起帥浙東謝表曰上丞相之印方事退藏懷會稽之
章遽叨進用謝生日詩詞啓曰五十當貴適買臣治越
之年八千爲秋辱莊子大椿之譽時正五十歲也紹興
壬戌詞科代樞密使謝賜玉帶表文安公曰有璞於此
必使琢恍驚制作之工匪伊垂之則有餘允謂便蕃之
賜主司喜焉擢爲第一乙丑年代謝賜御書周易尙書
表予曰八卦之說爲之索奉以周旋百篇之義莫得聞
坦然明白尾句曰但驚奎壁之輝從天而下莫測龜龍

之祕行地無疆亦黍此選代福州謝歷日表曰神祇祖
考旣安樂于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于庶證正用詩鳧
鷺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洪
範庶證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皆
上下聯文未嘗輒增一字淵聖乾龍節疏曰應天而行
早得尊于大有象日之動偶蒙難于明夷易大有卦柔
得尊位應乎天而時行左傳叔孫豹筮遇明夷象日之
動故曰君子于行彖辭云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
亦純用本文乾道丁亥南郊赦文曰皇天后土監于成

命之詩藝祖太宗昭我思文之配讀者以爲壯後語曰
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既僕縕紛之况雷雨作解而君
子赦過式流汪濊之恩此文先三日鎖院所作冬至日
適有雷雪之異殆成讖云葉子昂參知政事爲諫議大
夫林安宅所擊罷去林遂副樞密已而置獄治其言皆
無實林責居筠葉召拜左揆予草制曰既從有北之投
亟下居東之召有欲爲王留者孰明去就之忠無以我
公歸兮大慰瞻儀之望本意用公歸之句指邦人而言
也故云瞻儀而御史單時疑之謂人君而稱臣爲我公

彼蓋不詳味詞理耳子昂坐冬雷罷相予又當制曰調
陰陽而遂萬物所嗟論道之非因災異而劾三公實負
應天之愧蓋因有諷諫也嗣濮王加恩制曰天神明而
照知四方既下臨于精意王孫子而本支百世茲載錫
于蕃釐又曰春秋享祀獨冠周家之宗盟老成典刑蔚
爲劉氏之祭酒士衍制曰克羞饋祀事其先而萬國歡
心肅倡和聲行于郊而百神受職賜宰臣辭免提舉聖
政書成轉官詔曰爲天子父尊之至永惟傳序之恩問
聖人德何以加莫越重華之孝賜葉資政辭召命詔曰

見睨日消顧何傷於日月得時則駕宜亟會於風雲賜
史大觀文以新蜀帥改越辭免詔曰王陽爲孝子敢煩
益部之行莊助留侍中姑奉會稽之計吳璘在興元修
塞兩縣決壞渠爲田獎諭詔曰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
離堆之利復陂誰云兩黃鵠詎煩鴻郤之謠用老杜石
犀行去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及翟方進壞鴻
郤陂童謠云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等語也劉
共甫自潭帥除翰林學士答詔曰不見賈生茲趣長沙
之召旣還陸贄宜膺內相之除批執政辭經修哲宗寶

訓轉官曰念疊矩重規當賢聖之君七作而立經陳紀
在謨訓之文百篇哲廟正爲第七主而寶訓百卷也答
蔣丞相辭免曰永惟萬事之統知非艱而行惟艱有不
二心之臣帥以正則罔不正禮部爲宰臣以顯仁皇后
小祥請吉服奏曰練而慨然禮應順變期可已矣懼或
過中又曰漢中天二百而興益隆大業舜至孝五十而
慕獨耀前徽時高宗聖壽五十四也辛巳親征詔曰惟
天惟祖宗方共扶于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佚于宴安
又曰歲星臨于吳分定成肥水之勲鬪士倍于晉師可

皇清類編
次韓原之勝是時歲尾在楚故云檄書曰爲劉氏左袒
飽聞思漢之忠後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又曰侯王
甯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紫宸大
宴致語曰廟謨先定百官脩脯而厥后惟明黼坐端臨
五帝聖神而其臣莫及修聖政轉官詞曰念五馬浮江
之後光啓中興述雲龍御天以來式時猷訓又曰薦於
天而天是受永言覆幬之恩問諸朝而朝不知詎測形
容之妙汪觀文復官詞曰作雷雨之解而宥罪在法當
原如日月之食而及更于明何損步帥陳敏制曰亞夫

持重小棘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
尉吳挺興州制曰能得士心吳起固西河之守差強人
意廣平開東漢之興起復知金州制曰惟天不弔壞萬
里之長城有子而賢作三軍之元帥蕭鷓巴詞曰隨會
在秦晉國起六卿之懼日彈仕漢稔侯傳七葉之芳姚
仲復官制曰李廣數奇應恨封侯之相孟明一肯終酬
拜賜之師追封皇第四子邵王詞曰舉漢武三王之策
方茂徽章念周文十子之宗獨畱遺恨詞已封建三王
也趙忠簡諡制曰見夷吾于江左共知晉室之何憂還

學海類編
次韓原之勝是時歲星在楚故云檄書曰爲劉氏左袒
飽聞思漢之忠後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又曰侯王
甯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紫宸大
宴致語曰廟謨先定百官脩脯而厥后惟明黼坐端臨
五帝聖神而其臣莫及修聖政轉官詞曰念五馬浮江
之後光啓中興述雲龍御天以來式時猷訓又曰薦於
天而天是受永言覆幬之恩問諸朝而朝不知詎測形
容之妙汪觀文復官詞曰作雷雨之解而宥罪在法當
原如日月之食而及更于明何損步帥陳敏制曰亞夫

持重小棘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
尉吳挺興州制曰能得士心吳起固西河之守差強人
意廣平開東漢之興起復知金州制曰惟天不弔壞萬
里之長城有子而賢作三軍之元帥蕭鷓巴詞曰隨會
在秦晉國起六卿之懼日彈仕漢稔侯傳七葉之芳姚
仲復官制曰李廣數奇應恨封侯之相孟明一肯終酬
拜賜之師追封皇第四子邵王詞曰舉漢武三王之策
方茂徽章念周文十子之宗獨畱遺恨詞已封建三王
也趙忠簡諡制曰見夷吾于江左共知晉室之何憂還

德裕于崖州豈待令狐之復夢王彥贈官詞曰申帶礪
以丹書之誓方休甲第之功臣挂衣冠於神虎之門竟
失戍營之校尉向起贈官詞曰馳至金城郡方思充國
之忠生入玉門關竟負班超之望李師彥贈官制曰青
天上蜀道久嚴分關之權黑水惟梁州愴失安邊之傑
襄帥王宣贈官詞曰黃河如帶莫申劉氏之盟漢水爲
池空墮羊公之淚王瀹以太常少卿朔祭太廟忘設象
尊犧尊降官詞曰犧象 已廢司彝之供餼羊空存
殊乖告朔之禮潼川神加封曰駕飛龍兮靈之旂具嚴

渙命驅厲鬼兮山之左終相此邦青城山蠶叢氏封侯
詞曰想青神侯國之封自今以始雖白帝公孫之戍於
我何加陽山龍母祠曰居然生子乘雲氣以爲龍惟爾
有神時雨暘而利物魏丞相贈父詞曰大名之後必大
非此其身和戎如樂之和幸哉有子魏蓋以使虜定和
議旋致大用贈母詞曰藏盟府之國功不殊魏絳成外
家之宅相重見陽元封妻姜氏詞曰筮仕于晉曰魏方
開門戶之祥取妻必齊之姜孰盛閨闈之美虞丞相贈
父詞曰活千人有封非其身者在其子德百世必祀畸

于人者侔于天周仁贈父詞曰有子能賢高舉而集吳地受予顯服會同而朝漢京用東方朔非有先生傳高舉遠引來集吳地及兩京賦春王三朝會同漢京也獎諭吳挺詔曰闡外制將軍方有成于東鄉舟中皆敵國應無慮於西河梁丞相醴泉使兼侍讀制曰珍臺閒館獨冠皋伊之倫魁廣廈細旃尙論唐虞之盛際又答詔曰一言可以興邦念爲臣之不易三宿而後出晝勉爲王而畱行王丞相進玉牒加恩制曰載籍之傳五三壯太祖太宗之立極賢聖之君六七耀永昭永厚之詒謀

批以旱得雨請御殿曰念七月之閒則旱咎證已深雖三日已往爲霖憂端未貫餘不勝書惟記從兄在泉幕淮東使者其友壻也發京狀薦之爲作謝啓曰襟袂相連風愧末親之孤陋雲泥懸望分無通貴之哀憐皆用朴詩其下句人人知之上句乃贈李十五丈云孤陋忝末親等級敢比肩人生竟氣合相與襟袂連此事適著題而與前送韋記詩句偶可整齊用之故併記于此但以傳示子孫甥姪而已不足爲外人道也

龍筋鳳髓判

唐史稱張鷟早惠絕倫以文章瑞朝廷屬文下筆輒成
八應制舉皆甲科今其書載於世者朝野僉載龍筋鳳
髓判也僉載紀事皆瑣尾擿裂且多媒語百判純是當
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堆垛故事而于蔽罪議法處不
能深切殆是無一篇可讀一聯可味如白樂天甲乙判
則讀之愈多使人不厭聊載數端于此甲去妻後妻犯
罪請用子蔭贖罪甲不許判云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母
心薄送我畿贖罪甯辭子蔭縱下山之有怨曷陟屺之
無情有夫遇盜而死求殺盜者而爲之妻或責其失節

不伏判云夫讎不報未足爲非婦道有虧誠宜自恥詩
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景居
喪年老毀疾或非其過禮曰哀情所鍾判云况血氣之
既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忍之景妻有喪景
于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判云儼衰麻之在躬是吾憂
也調絲竹以盈耳於汝安乎甲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
公事欲早趨朝所由以犯禁不聽判云非巫馬爲政焉
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俟朝胡不退而假寐乙貴達有故
人至坐之堂下進以僕妾之食曰故辱而激之判云安

實敗名重耳竟慙于舅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于蘇秦
景娶妻無子父母將出之辭曰歸無所從判云雖配無
生育誠合比于斷絃而歸靡適從度可同于束縲乙爲
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判云或商周不
敵敢不盡禮事君今晉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若此之
類不背人情合于法意援經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錢學
士所能及也元微之有百餘判亦不能工余襄公集中
亦有判兩卷粲然可觀張鷟字文成史云調露中登進
士第考功員外郎騫味道見所對稱天下無雙按登科

記乃上元二年去調露尚六歲是年進士四十五人鷟
名在二十九旣以爲無雙而不列高第神龍元年中才
膺管樂科于九人中爲第五景雲二年中賢良方正科
于二十人中爲第三所謂制舉八中甲科者亦不然也

唐制舉科目

唐世制舉科目猥多徒異其名爾其實與諸科等也張
九齡以道侔伊呂策高第以登科記及會要考之蓋先
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卽位宣勞使所舉諸科九人經邦
治國材可經國才堪刺史賢良方正與此科各一人藻

思清華興化變俗科各二人其道侔伊呂策問殊平平
但云興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任舉欲遠循
漢魏之規復存州郡之選慮牧守之明不能必鑑次及
越騎飲飛皆出畿內欲均井田于要服遵邱賦于革車
井安人重穀編戶農桑之事殊不及爲天下國家之要
道則其所以待伊呂者亦狹矣九齡于神龍二年中材
堪經邦科本傳不書計亦此類耳

天生對偶

舊說以紅生白熟脚色手紋寬焦薄脛之屬爲天生對

偶觸類而索之得相傳名句數端亦有經前人紀載者
聊疏於此以廣多聞如三川太守四日老翁相公公相
子人主主人公泥肥禾尙瘦晷短夜差長斷送一生惟
有破除萬事無過北斗七星三四點南山萬壽十千年
迅雷風烈風雷雨絕地天通天地人筵上枇杷本是無
聲之樂草間蚱蜢還同不繫之舟皆絕工者又有用書
語兩語而證以俗諺者如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
諺曰外甥多似舅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
諺曰使重不便輕之類是也

紀年兆祥

自漢武建元以來千餘年間改元數百其附會離合爲之辭者不可勝書固亦有曉然而易見者如晉元帝永昌郭璞以爲有二日之象果至冬而亡桓靈寶大亨識者以爲一人二月了果以仲春敗蕭棟武陵王紀同歲竊位皆爲天正以爲二人一年而止其後皆然齊文宣天保爲一大人只十果十年而終然梁明帝蕭歸亦用此而盡二十三年或又云歸蕞爾一邦故非祿祥所係齊後主隆化爲降死安德王延宗德昌爲得二日周武

帝宣政爲宇文亡日宣帝大象爲天子豕蕭琮晉出帝廣運爲軍走隋煬帝大業爲大苦末唐僖宗廣明爲唐去丑口而著黃家日月以兆巢賊之禍欽宗靖康爲立十二月康果在位滿歲而高宗由康邸建中興之業熙甯之末將改元近臣撰三名以進曰平成曰美成曰豐亨神宗曰成字負戈美成者大羊負戈亨字爲子不成不若去亨而加元遂爲元豐若隆興則取建隆紹興各一字與唐正元取正觀開元之義同已而嫌與顏亮正隆相近故二年卽改乾道及甲午改純熙旣已布告天

下子時守贛賀表云天永命而開中興方茂卜年之統時純熙而用大介載新紀號之文迨詔至乃爲淳熙蓋以出處有告成大武之語故不欲用

太史慈

三國當漢魏之際英雄虎爭一時豪傑志義之士礪礪落落皆非後人所能冀然太史慈者尤爲可稱慈少仕東萊本郡爲奏曹吏郡與州有隙州章劾之慈以計敗其章而郡得直孔融在北海爲賊所圍慈爲求救於平原突圍直出竟得兵解融之難後劉繇爲揚州刺史慈

往見之會孫策至或勸繇以慈爲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耶但使慈偵視輕重獨與一騎卒遇策便前鬪正與策對得其兜鍪及繇奔豫章慈爲策所執捉其手曰甯識神亭時邪又稱其義烈爲天下智士釋縛用之命撫安繇之子經理其家孫權代策使爲建昌都尉遂委以南方之事督治海昏至卒時纔年四十一葬于新吳今洪府奉新縣也邑人立廟敬事乾道中封靈惠侯予在西掖當制其詞云神蚤赴孔融雅謂青州之烈士晚從孫策遂爲吳國之信臣立廟至今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文言
作民司命攬一同之言狀擇二美以建侯庶幾江表之
閒尙憶神亭之事蓋爲是也

詩文當句對

唐人詩文或于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于
楚辭蕙烝蘭藉桂酒椒漿桂權蘭柺斲冰積雪自齊梁
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王勃宴滕王閣序一
篇皆然謂若襟三江帶五湖控蠻荆引甌越龍光牛斗
徐孺陳蕃騰蛟起鳳紫電青霜鶴汀鳧渚桂殿蘭宮鍾
鳴鼎食之家青雀黃龍之舳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天高

地迴興盡悲來宇宙盈虛邱墟已矣之辭是也于公異
破朱泚露布亦然如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臥
鼓偃旗養威蓄銳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邱陵而浸淫
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驅兕作威風雲動色乘其跣
藉取彼鯨鯢自卯及酉來拒復攻山傾河泄霆鬪雷馳
自北徂南輿尸折首左武右文鎖鋒鑄鏑之辭是也杜
詩小院回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清江錦石傷心
麗嫩藥濃花滿目斑書簽藥裏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
蹄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犬羊曾爛漫宮

學海類編
闕尚蕭條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干戈况復塵隨眼
鬢髮還應雪滿頭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象牀玉手
萬草千花落絮遊絲隨風照日青袍白馬金谷銅駝竹
寒沙碧淺刺藤梢長年三老捩柁開頭門巷荆棘底君
臣豺虎邊養拙干戈全生麋鹿舍舟策馬拖玉腰金高
江急峽翠木蒼藤古廟杉松歲時伏臘三分割據萬古
雲霄伯仲之間指揮若定桃蹊李徑梔子紅椒庾信羅
含春來秋去楓林橘樹複道重樓之類不可勝舉李義
山一詩其題曰當句有對云密邇平陽接上蘭秦樓鴛

瓦漢宮盤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乾但覺游
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離鸞三星自轉三山遠紫府程
遙碧落寬其他詩句中如青女素娥對月中霜裏黃葉
風雨對青樓管絃骨肉書題對蕙蘭蹊徑花鬚柳眼對
紫蝶黃蜂重吟細把對已落猶開急鼓疏鐘對休燈滅
燭江魚朔雁對秦樹嵩雲萬戶千門對風朝露夜如是
者甚多

用人文字之失

士人爲文或采已用語言當深究其旨意苟失之不考

則必詒論議紹興七年趙忠簡公重修哲錄書成轉特
進制詞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廟之憂勤不顯此
蓋用范忠宣遺表中語兩句但易兩字而甚不然范之
辭云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專指母后以言正得其實今
以保佑爲哲廟則了非本意矣紹興十九年子爲福州
教授爲府作謝歷日表頌德一聯云神祇祖考旣安樂
于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于庶證至乾道中有外郡亦
上表謝歷蒙其采取用之讀者以爲駢儷精切予笑謂
之曰此大有利害今光堯在德壽所謂考者何哉坐客
皆縮頸信乎不可不審也

唐昭宗恤錄儒士

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補闕韋莊奏詞人才子時
有遺賢不霑一命于聖明沒作千年之恨骨據臣所知
則有李賀皇甫嵩李羣玉陸龜蒙趙光遠溫庭筠劉德
仁陸遠傅錫平曾賈島劉稚珪羅鄴方干俱無顯過皆
有奇才麗句清詞徧在詞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爲冥路
之塵伏望追賜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惟羅隱
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署勅獎莊而令中書門下

詳酌處分次年天復元年赦文又令中書門下選擇新
及第進士中有久在名場才沾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
常例各授一官于是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到新及第
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
三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詔光
問松希羽可秘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校書按登
科記是年進士二十六人光問第四松第八希羽第十
二崇象希顏居末級昭宗當斯時離亂極矣尙能眷眷
于寒儒其可書也摭言云上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

甚特勅授官制詞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
降異恩各膺寵命時謂此舉爲五老榜

徽宗薦嚴疏文

徽宗以紹興乙卯歲升遐時忠宣公奉使未反命滯留
冷山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于開泰寺作功德疏
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
况故宮爲禾黍改館徒饋于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漫
歌于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
痛心孤臣久繫惟毆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

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北人讀之亦墮淚爭相傳誦
其後梓宮南還公已徙燕率故臣之不忘國恩者出迎
於城北搏膺大慟虜俗最重忠義不以爲罪也

忠宣公謝表

建炎三年先忠宣公銜命使北方以淮甸賊蠡起除兼
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李成以兵護至南京公遣書
抵成成方與耿堅圍楚州答書曰汴涸虹有紅巾非五
千騎不可往軍食絕不克唯命公陰遣客說堅堅強成
斂兵公行未至泗謀云有迎騎甲而來副使龔璿憚之

送兵亦不肯前遂返旆卽上疏言李成以餽餉稽緩有
引眾納命建康之語今靳賽薛慶方橫萬一三叛連衡
何以待之方含垢養晦之時宜選辯士諭意優加撫納
疏奏高宗卽遣使撫諭成給米五萬斛初公戒所遣持
奏吏須疏從中出乃詣政事當白副封時方禁直達忤
宰輔意以託事滯留爲罪特貶兩秩而許出滁陽路紹
興十三年使回始復元官時已出知饒州命予作謝表
直敘其故曰論事見從猶獲稽留之戾出疆滋久屢沾
曠蕩之恩始拜明緡得仍舊秩伏念臣頃繇乏使不敢

辭難值三盜之連衡阻兩淮而荐食深虞猖獗之患或
起呼吸之間輒露便宜冀加勤卹雖璽書賜報樂聞充
國之建言而議吏不容見謂陳湯之生事虧除官簿縣
歷歲時敢自意以來歸遂悉還于所奪茲蓋忘人之過
與天同功念臣昔麗于微文蔽罪本無于他意故從數
赦俾獲自新書印既畢父兄復共議秦檜方擅國見此
表語言未必不怒乃別草一通引咎曰使指稽留宜速
虧除之戾聖恩深厚卒從拔拭之科仰服矜憐惟知感
戴伏念臣早繇乏使遂俾行成值巨寇之臨衝欲搏人

而肆毒仗節宜圖于報稱引車何事于逡巡徐偃出疆
既失受辭之體申舟假道初無必死之心雖蒙貶秩以
小懲尙許立功而自贖徒行萬里無補一毫敢望冀于
隆寬乃悉還于舊貫茲蓋忘人之過撫下以仁陽爲德
而陰爲刑未嘗私意賞有功而赦有罪皆本好生坐使
孤臣盡滿宿負云云前後奉使無有不轉官者先公以
朝散卽被命不沾恩凡十五年而歸僅復所貶而合磨
勘五官刑部皆不引用秦志遂終於此階

君臣事迹屏風

唐憲宗元和二年製君臣事迹上以天下無事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遂采尚書春秋左傳史記漢書三國志晏子春秋吳越春秋新序說苑等書君臣行事可爲龜鑑者集成十四篇自製其序寫于屏風列之御座之右書屏風六扇于中宣示宰臣李藩等皆進表稱賀白居易翰林制詔有批李夷簡及百僚嚴綬等賀表其略云取而作鑑書以爲屏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繪素目覩而躬行庶將爲後事之師不獨觀古人之象又云森然在目如見其

人論列是非旣庶幾爲坐隅之戒發揮獻納亦足以開臣下之心居易代言可謂詳盡又以見唐世人主作一事而中外至于表賀又答詔勤劬如此亦幾于叢脞矣憲宗此書有辨邪正去奢泰兩篇而末年用皇甫鏘而去裴度荒于遊宴死于宦侍之手屏風本意果安在哉

李元亮詩啓

建昌縣士人李元亮山房公擇尚書族子也抱材尚氣不以辭色假人崇甯中在太學蔡薳爲舉錄元亮惡其人不以所事前廊之禮事之蔡擢第魁多士元亮失意

學海類編 卷之三十一 文部
歸鄉大觀二年冬復詣學道過和州蔡解褐卽超用纔
二年至給事中出補外正臨此邦元亮不肯入謁蔡自
到官卽戒津吏門卒凡士大夫往來無問官高卑必飛
報雖布衣亦然旣知其來便命駕先造所館元亮驚喜
出迎謝曰所以來顓爲門下之故方修贄見之禮須明
旦扣典客不意給事先生卑躬下賤如此前贄不可復
用當別撰一通然後敬謁蔡退元亮旋營一啓旦而往
焉其警策曰定館而見長者古所不然輕身以先匹夫
今無此事蔡摘讀嗟激畱宴連夕贈以五十萬錢且致

書延譽於諸公閒遂登三年貢士科元亮亦工詩如人
閒知晝永花落見春深朝雨未休還暮雨臘寒纔過又
春寒皆佳句也

北虜誅宗王

紹興庚申虜主亶誅宗室七十二王韓昉作詔略云周
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茲惟無赦古不爲非不圖
骨肉之閒有懷蠶蠹之毒皇伯太師宋國王宗盤謂爲
先帝之元子常蓄無君之禍心皇叔太傅堯國王宗雋
虞王宗英滕王宗偉等逞躁欲以無厭助逆謀之妄作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文訓
欲申三省公議豈容不頓一兵羣凶悉殄已各伏辜并
除屬籍訖紹熙癸丑今虜主誅其叔鄭王詔曰朕早以
嫡孫欽承先緒皇叔定武軍節度使鄭王允蹈屬處諸
父任當重藩潛引凶徒共爲反計自以元妃之長子異
于他母之諸王冀幸國災窺伺神器其妹澤國公主長
樂牽同產之愛駙馬都尉唐括蒲刺覩狃連姻之私預
聞其謀相濟以惡欲寬燕邸之戮姑致郭鄰之囚詢諸
羣言用示大戒允蹈及其妻卞玉與男按春阿辛并公
主皆賜自盡令有司依禮收葬仍爲輟朝二事甚相類

蓋其視宗族至親與塗之人無異也是年冬倪正父奉
使館于中山正其誅戮處相去一月猶血腥觸人枯骸
塞井爲之終夕不安寢云

唐世辟僚佐有詞

唐世節度觀察諸使辟置僚佐以至州郡差屬牒語皆
用四六大略如告詞李商隱樊南甲乙集顧雲編彙羅
隱湘南雜橐皆有之故韓文公送石洪赴河陽幕府序
云撰書辭具馬幣李肇國史補載崖州差故相韋執誼
攝軍事衙推亦有其文非若今時只以吏牌行遣也錢

學海類編 卷之四 文部
武肅在鎮牒鍾廷翰攝安吉主簿云勅淮南鎮海鎮東
等軍節度使牒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鍾廷翰牒奉
處分前件官儒素修身早昇官緒寓居霅水累歷星霜
克循廉謹之規備顯溫恭之道今者願求錄用特議掄
材安吉屬城印曹闕吏俾期差攝勉効公方倘聞佐理
之能豈悵超昇之獎事須差攝安吉縣主簿牒舉者故
牒貞明二年三月日牒後銜云使尙父守尙書令吳越
王押此牒今藏于王順伯家其字畫端嚴有法其文則
掌書記所撰殊爲不工但印記不存矣謂主簿爲印曹

亦佳

抄傳文書之誤

今代所傳文書筆吏不謹至于成行脫漏予在三館假
庾自直類文先以正本點檢中有數卷皆以後板爲前
予令書庫整頓然後錄之他多類此周益公以蘇魏公
集付太平州鏤板亦先爲勘校其所作山東長老語錄
序云側定政宗無用所以爲用因蹄得兔忘言而後可
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與下不對折簡來問予憶莊子
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爾然而厠足而墊

學海類編
之致黃泉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矣始驗側定政宗當
是則足致泉正與下文相應四字皆誤也因記曾紘所
書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
上下文義若不貫遂取山海經參校則云刑天獸名也
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下句相
應五字皆訛以語友人岑公休晁之道皆撫掌驚歎亟
取所藏本是正之此一節甚類蘇集云

一百五日

今人謂寒食爲一百五者以其自冬至之後至清明歷

節氣六凡爲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爲寒食故云他節皆
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夜對月一篇江西宗派
詩云一百五日足風雨三十六峰勞夢魂一百五日寒
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之類是也吾州城北芝山寺爲
禁煙遊賞之地寺僧欲建華嚴閣請予作勸緣疏其末
一聯云大善知識五十三永壯人天之仰寒食清明一
百六鼎來道俗之觀或問一百六所出應之曰元微之
連昌宮詞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是以用
之

黃庭換鵝

李太白詩云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蓋用王逸少事也前賢或議之曰逸少寫道德經道士舉鵝羣以贈之元非黃庭以爲太白之誤予謂太白眼高四海衝口成章必不規規然旋檢閱晉史看逸少傳然後落筆正使誤以道德爲黃庭于理正自無害議之過矣東坡雪堂旣毀紹興初黃州一道士自捐錢粟再營建士人何頡斯舉作上梁文其一聯云前身化鶴曾陪赤壁之遊故事換鵝無復黃庭之字乃用太白詩爲出處

可謂奇語按張彥遠法書要錄載褚遂良右軍書目正書有黃庭經云注六十行與山陰道士真蹟故在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云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有黃庭又徐季海古蹟記元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爲第一皆不云有道德經則知乃晉傳誤也

用柰花事

竇叔向所用柰花事出晉史云成帝時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已而杜皇后崩其言遂驗紹興五年甯德皇后訃音從北庭

學海類編 卷之八
來知徽州唐輝使休甯尉陳之茂撰疏文有語云十年
罹難終弗返于蒼梧萬國銜冤徒盡簪于白柰是時正
從徽廟蒙塵其對偶精確如此

黃文江賦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爲題寓悲傷之旨如吳融
徐寅諸人是也黃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有明皇回駕
經馬嵬坡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
認朱臉之啼痕裊雲萬疊斷腸新出于啼猿秦樹千層
比翼不如于飛鳥羽衛參差擁翠華而不發天顏愴恨

覺紅袖以難留神仙表態忽零落以無歸雨露成波已
沾濡而不及六馬歸秦卻經過于此地九泉隔越幾悽
惻于平生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
朽攀素綆以何顏青銅有恨也從零落于秋風碧浪無
情甯解流傳于夜壑荒涼四面花朝而不見朱顏滴瀝
千尋雨夜而空啼碧溜莫可追尋玉樹之歌聲邈矣最
堪惆悵金瓶之咽處依然館娃宮云花顏縹緲欺樹裏
之春風銀焰熒煌卻城頭之曉色恨畱山鳥啼百卉之
春紅愁寄壘雲鏤四天之暮碧遺堵塵空幾踐羣遊之

學海類編
鹿滄洲月在甯銷怒觸之濤陳皇后因賦復寵云已爲
無雨之期空懸夢寐終自凌雲之製能致煙霄秋色云
空三楚之暮天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白
日上昇云較美古今列子之乘風固劣論功晝夜姮娥
之奔月非優凡此數十聯皆研確有情致若夫格律之
卑則自當時之體如此耳

諸公論唐肅宗

唐肅宗于干戈之際奪父位而代之然尙有可諉者曰
欲收復兩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諸將耳至于上皇

還居興慶惡其與外人交通劫徙西內不復定省竟以
怏怏而終其不孝之罪上通于天是時元次山作中興
頌所書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直指其事殆與洪
範云武王勝殷殺受之辭同其詞曰事有至難宗廟再
安二聖重歡旣言重歡則知其不歡多矣杜子美杜鵑
詩我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傷之至矣顏魯公請立放
生池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
人之禮東坡以爲彼知肅宗有愧于是也黃魯直題摩
崖碑尤爲深切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爲事

學海類編
有至難天幸耳上皇局脊還京師南內淒涼幾苟活高
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
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所以揭表肅宗之罪
至矣

五方老人祝聖壽

聖節所用祝頌樂語外方州縣各當筵致語之篇又有
王母像者若教坊惟祝聖而已歐陽公集乃載五方老
人祝壽文五首其東方曰但某太山老叟東海真仙滯
穿石而增究始終松避雨而備知歲月義氏定三百六

日嘗守寅賓之官吏吾紀七十二君盡覩登封之事遇
安期而遺棗笑方朔之偷桃風入律而爽自巖前斗指
春而光臨洞口昔漢武帝嘗懷三島之勝游有羨門生
欲謁巨公于昭代今則紫庭降聖華渚開祥遠離朝日
之方來展望望雲之懇千八百國咸歸至治之風億萬斯
年共禱無疆之壽其頌只四句西中南北方皆然集中
不云何處所作今無復用之

梁狀元八十二歲

陳正敏遜齋閒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

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
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旣著士大夫亦
以爲口實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
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
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三史臣謂梁
方當委遇中途天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明白如
此遯齋之妄不待攻也

正元朝士

劉禹錫聽舊宮人穆氏唱歌一詩云曾陪織女渡天河

記得雲閒第一歌休唱正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
劉在正元任郎官御史後二紀方再入朝故有是語汪
藻方采用之其宣州謝上表云新建武之官儀不圖重
見數正元之朝士今已無多汪在宣和閒爲館職符寶
郎是時紹興十三四年中其用事可謂精切邁嘗四用
之謝侍講修史表云下建武之詔書正爾恢張於治具
數正元之朝士獨憐畱落之孤蹤以德壽慶典曾任兩
省官者遷秩蒙轉通奉大夫謝表云供奉當時敢齒正
元之朝士頌歌大業願廢至德之中興充永思陵橋道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文詞
頓遞使轉宣奉大夫謝表云武德文階愧三品維新之
澤正元朝士動一時既往之悲主上卽位明堂禮成謝
加恩云考皇祐明堂之故操以舉行念正元朝士之存
今其餘幾亦各隨事引用近者單夔以知紹興府進文
華閣直學士謝表云數甘泉法從之舊真正元朝士之
餘夔當淳熙中雖爲侍郎然一朝名臣尙多又距今才
十餘歲似爲未穩貼也

表章用兩臣字對

表章自敘以兩臣字對說由東坡至汪浮溪多用之然

須要審度君臣之間情義厚薄及姓名眷顧于君前如
何乃爲合宜坡湖州謝表云知臣愚不識時難以追陪
新進察臣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登州表云於其黨
以觀過謂臣或出于愛君就所短以求長知臣稍習于
治郡侍讀謝表云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
欺君之實欲使朝夕與于討論潁州表云意其忠義許
國故暫召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汪謝徽州云謂
臣不改歲寒故起之散地察臣素推月旦故付以本州
爲陸藻謝給事中云知臣椎鈍無地故長奉賢王之學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文訓
憫臣踐揚滋久故亟陞法從之班爲汪樞密謝子自虜
中歸不令入城降詔獎諭表云知臣齒髮已凋常恐鄧
攸之無後憐臣肺肝可見有如去病之辭家凡此所言
皆可自表于君前者劉夢得代竇羣容州表有察臣前
任事實恕臣本性朴愚之句坡公蓋本諸此近年後生
假倩作文不識事體至有碌碌常流乍得一壘亦輒云
知臣察臣之類真可笑也

劉夢得謝上表

郡守謝上表首必云伏奉告命授臣某州已於某月某
日到任上訖然后入詞獨劉夢得數表不然和州者曰
伏奉去年六月二十五日制書授臣使持節和州諸軍
事守和州刺史臣自理巴賚不聞善最恩私忽降慶抃
失容臣某申謝伏惟皇帝陛下丕承寶祚光闡鴻猷有
漢武天人之姿稟周成睿哲之德發言合古舉意通神
委用得人動植咸悅理平之速從古無偏微臣何幸獲
覩昌運臣業在辭學早歲策名德宗尙文擢爲御史出
入中外歷事五朝累承恩光三換符竹分憂之寄祿秩
非輕而素蓄所長効用無日臣聞一物失所前王軫懷

學海類編
今逢聖朝豈患無位臣卽以今月二十六日到所任上
訖伏以地在江淮俗參吳楚災旱之後綏撫誠難謹當
奉宣皇風慰彼黎庶久於其道冀使知方伏乞聖慈俯
賜昭鑑首尾敘實皆與他人表不同其夔州汝州同州
蘇州諸篇一體邁長子擇常稱誦之及爲太平州遂擬
其體代作一表其詞云臣邁言伏奉今年九月十七日
制書授臣知太平州者一麾出守方切兢危三命滋共
弗容控避仰皇天之大造扣丹地以何言申謝恭惟皇
帝陛下睿知有臨神武不殺慕舜之孝見堯於牆德冠

古今而獨尊仁竝清甯而徧覆明見萬里將大混于車
書子來庶民更精求于岳牧臣家本儒素時無令名濫
竽宏博之科稅駕清華之地瀛山抱槩郎省握蘭在紹
興之季年污記注于右史龍飛應運鳳歷紀祥不遺細
微兼取愚鈍遂以詞賦之職獲侍清閒之歡雖宿命應
仙許暫來于天上而塵心未斷旋卽墮於人間一去十
八年之中三叨二千石之寄末繇金華郡還紬石室書
從珍臺閒館之游勸廣廈細旃之講眞拜學士號名私
人受九重知己之殊極三入承明之幸使與大議不專

學海類編
斯文而臣弱羽不足以當雄風蹇步不足以勝重任上
恩惜其終棄左符寵其餘生李廣數奇徒羨侯于校尉
汲黯妄發敢歎薄于淮陽臣卽以今月二十八日到任
上訖伏以郡在江東昔稱道院地鄰淮右今謂壯藩謹
當宣布恩威奉行寬大求民之瘼問俗所宜緩帶輕裘
雖弗賢長城于李勣清心省事敢不避正堂于蓋公庶
幾固結本根少復報酬知遇全規模其步驟然視昔所
作猶覺語煩

擒鬼章祝文

東坡在翰林作擒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云大獮獲禽
必有指蹤之自豐年多廩孰知耘耔之勞昔漢武命將
出師而呼韓來庭効于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
復見于大中其意蓋以神宗有平哨氏之志至于元祐
乃克有成故告陵歸功謂武帝憲宗亦經營于初而績
効在于二宣之世其用事精切如此今蘇氏眉山功德
寺所刻大小二本及季真給事在臨安所刻并江州本
麻沙書坊大全集皆只自耘耔句下便接憬彼西戎古
稱右臂正是好處卻刪去之豈不可惜惟成都石本法

帖真蹟獨得其全坡集奏議中登州上殿三劄皆非是
司馬季思知泉州刻溫公集有作中丞還翰林而此章乃熙
尤可笑溫公以治平四年解中丞還翰林而此章乃熙
甯三年者二集皆出本家子孫而爲妄人所誤季真季
思不能察耳坡內制有溫公安葬祭文云元豐之末天
步爲艱社稷之衛中外所屬惟是一老屏子一人名高
當世行滿天下措國於泰山之安下令于流水之源歲
月未周綱紀略定天若相之又復奪之殄瘁之哀古今
所共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太平可期長

爲宗臣以表後世往奠其葬庶知予懷而石本頗不同
其詞云元豐之末天步惟艱社稷之衛存者有幾惟是
一老屏子一人措國于太山之安下令于流水之原歲
未及期綱紀略定道之將行非天而誰天旣予之又復
奪之惟聖與賢莫如天何然其所立天亦不能亡也知
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終于太平永爲宗臣
與國無極於其葬也告諸其柩今莫能攷其所以異也

長慶表章

唐自大歷以河北三鎮爲悍藩所據至元和中田宏正

以魏歸國長慶初王承元劉總去鎮幽於是河北略定而穆宗以昏君崔植杜元穎王播以庸相不能建久長之策輕徙田宏正以啓王庭湊之亂繆用張宏靖以啓朱克融之亂朝廷以諸道十五萬眾裴度元臣宿望烏重允李光顏當時名將屯守逾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遂以節鉞授一賊再失河朔訖于唐亡觀一時事勢何止可爲痛哭而宰相請上尊號表云陛下自卽大位及此二年無革車汗馬之勞而坐平鎮冀無亡弓遺鏃之費而立定幽燕以謂威靈四及請爲神武君臣上下其

亦云無羞恥矣此表乃白居易所作又翰林學士元稹求爲宰相恐裴度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多從中沮壞之度上表極陳其狀帝不得已解稹翰林恩遇如故稹怨度欲解其兵柄勸上罷兵未幾拜相居易代作謝表其略云臣遭遇聖明不因人進擢居禁內訪以密謀恩獎太深讒謗竝至雖內省行事無所愧心然上黷宸聰合當死責其文過飾非如此居易二表誠爲有玷盛德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manuscript format, likely containing a list or index of entries.



詩獻

宋宣城周紫芝少隱錄

按東坡先生年譜云元豐二年己未先生四十四歲
七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何大正舒直諫議大夫
李定言公作爲詩文謗訕朝政及中外臣僚無所畏
憚國子博士李宜之狀亦上七月二日奉聖旨送御
史臺根勘二十八日皇甫遵到湖州追之過南京文
定張公上劄范蜀公上書救之八月十八日赴臺獄
時獄司必欲置之死地煅煉久之不決子由請以所

賜爵贖之而上亦終憐之促具獄十二月二十四日
得旨責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
安置

按舒亶論公云陛下發錢本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
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羣吏則
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
則曰造物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議鹽
鐵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

聞見錄云李定王介甫客也定不持所生母仇氏服
蘇子瞻以爲不孝惡之定以爲恨後遂劾子瞻作詩
謗訕朝政云

王定國甲申雜記云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也
李承之奉世知南京嘗謂予曰昨在從班李定資深
鞫子瞻獄雖同列不敢輟啓問一日資深於崇政殿
門忽謂眾人曰蘇軾奇才也眾莫敢對已而曰雖三
十年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卽答無一字差
舛誠天下之奇才也歎息不已

東坡云昔年過洛見李公簡言眞宗旣東封訪天下

學海類編 二 文
隱者杞人楊朴能爲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
人作詩送卿否朴曰惟臣妻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
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
頭皮上大笑放還山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
子送予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謂妻子曰子獨不能
如楊處士妻作詩送我乎妻子不覺失笑予乃出
龜山語錄云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尙
譎諫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諫
而涉于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東坡詩只是譏

諛朝廷殊無溫柔篤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

山村絕句

煙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但教黃犢無人佩
布穀何勞也勸耕

讞案此詩意言是時販私鹽者多帶刀杖故取前漢
龔遂令人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刀佩犢意
言但得鹽法寬平令民不帶刀劍而買牛犢則民自
力耕不勞勸督以譏鹽法太峻不便也

又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文記
老翁七十自腰鎌慙愧春山筍蕨話豈是聞韶解忘味
邇來三月食無鹽

讞案此詩意言山中之人飢貧無食雖老猶自採筍
蕨充飢時鹽法峻急僻遠之人無鹽食用動經數月
若古之聖賢則能聞韶忘味山中小民豈能食淡而
樂乎以譏鹽法太急也

又

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
一年強半在城中

讞案此詩意言百姓請得青苗錢立便于城中浮費
使卻又言鄉村之人一年兩度夏秋稅及數度請納
和預買錢今來更添青苗助役錢因此莊家小子弟
多在城市不著次第但學得城中人語音而已以譏
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

塔前古檜

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凌雲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
世閒惟有螭龍知

石林詩話云元豐閒蘇子瞻繫御史獄神宗本無意

學海類編
深罪之時相進呈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之意神宗改容曰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時相因舉軾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閒惟有蟄龍知陛下龍飛在天軾以爲不知己而求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子厚亦從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嘗以語余且以醜言詆時相曰人之害物無所忌憚有如是也

王定國聞見近錄王和父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嘗有此心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乃反求知蟄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亦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人君也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禹玉曰此舒亶言耳子厚曰亶之唾其亦可食乎

胡荅溪云東坡在御史獄獄吏問云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閒惟有蟄龍知有無譏諷東坡荅云王安石詩云天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

學海類編
也獄吏爲之一笑

贈孫莘老

嗟余與子久離羣耳冷心灰百不聞若對青山談世事
當須舉白便浮君

讞案任杭州通判日轉運司差往湖州相度堤岸利
害因與知湖州孫覺相見作詩與之某是曉約孫覺
并坐客如有言及時事者罰一大盞雖不指言時事
是非意言時事多不便不得說也

又

天目山前淥浸裾碧瀾堂下看銜鱸作堤捍水非吾事
閒送茗溪入太湖

讞案某爲先曾言水利不便卻被轉運司差相度堤
岸又云作堤捍水非吾事意言本非興水利之人以
譏水利之不便也

秋日牡丹

一朵妖紅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
不放閒花得少休

讞案杭州一僧寺內秋日開牡丹花數朶陳襄作絕

學海類編 卷六 文記
句某和之此詩譏當時執政以化工比執政以閒花
比小民言執政但欲出新意擘畫令小民不得暫閒
也

寄子由

眼看時事力難任貪戀君恩退未能遲鈍終須投劾去
使君何日換聾丞

讞案某初到杭州寄弟轍詩此詩云眼看時事力難
任時事謂新法青苗助役等事也言己才力不能勝
任意亦是譏新法事煩難了辦也

八月十五觀潮

吳兒生長狎濤淵昌利忘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
應教斥鹵變桑田

讞案時新有旨禁弄潮故云吳兒生長狎濤淵昌利
忘生不自憐蓋言弄潮之人爲貪官中利物致其閒
有溺死者故朝旨禁斷某爲主上好興水利因作此
詩言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意言東海
若知此意當令斥鹵地盡變桑田此事之必不可成
者以譏興水利之難成也

和李常韻

何人勸我此閒來絃管生衣甌有埃綠蟻濡脣無百斛
蝗蟲撲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窮寇灑涕循城拾棄孩
爲郡鮮歡君莫歎猶勝塵土走章臺

讞案李常寄來字韻某依韻和之此詩譏新法減刻
公使錢大甚及造酒不得過百石致絃管生衣釜甌
有塵及言蝗蟲盜賊災傷饑饉之甚以譏朝廷政事
闕失及新法不便之所致也

題風水洞

山前乳水隔塵凡山上仙風舞檜杉細細龍鱗生亂石
團團羊角轉空岳馮夷窟宅非梁棟禦寇車輿謝轡銜
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

讞案熙甯七年八月望遊杭州風水洞畱題此詩云
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意謂朝廷行新
法之後世事漸以艱難小人多務讒謗某思之不可
以合又不可以容故欲棄官求隱居之地也

趙彥才詩註云蓋言世態可厭欲從馮夷之水居禦
寇之風馭爲可以脫譏讒也詩集作欲出讞案作吾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欲去今從讞案

和劉道原

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
歸去方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羣鳥未可辨雌雄
廬山自古不到處得與幽人子細窮

讞案和劉道原見寄詩意謂劉恕有學問性正直故
作此美之因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也敢向清時怨
不容是時怨自館中出監稅言非敢怨時之不容子
也馬融謂鄭康成吾道東矣故以比之汲黯在朝淮

南寢謀又以比恕之直也又使韓愈云冀北馬羣遂
空言館中無人也嵇紹昂昂如獨鶴在鷄羣又淮南
子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又以劉恕比鶴謂眾人爲雞
也詩云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意言當今朝廷進
用之人雜處如鳥之不可辨雌雄也

習射放鷹

青蓋前頭點皂旗黃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跑空立
趁兔蒼鷹掠地飛回望白雲生翠巘歸來紅葉滿征衣
聖朝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

學海類編 卷之九 文詞
讞案知密州日因祭常山回與同官習射放鷹作此
詩意取西涼州主簿謝艾本是書生卻善用兵意以
此自比言聖朝若用某爲將不減謝艾也

和劉攽韻

白髮相望兩故人眼看時事幾番新曲無和者應思郢
論少卑之且借秦歲惡詩人無好語夜長鰥守向誰親
少思多睡無如我鼻息如雷撼四鄰

讞案熙甯九年劉攽寄秦字韻詩與某尋和之此詩
云眼看時事幾番新以譏近日更立新法事多也

又

十載漂然不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詩門前惡語誰傳出
醉後狂歌自不知刺舌君今猶未戒炙眉我亦更何詞
相從痛飲無餘事正是春容最好時

讞案劉攽聞人唱某小詞作詩相戲某和之此詩引
賀拔甚以雖刺其子舌戒以言語事以戲攽又不合
引王舒狂言爲王敦炙其眉事以自比以譏時人不
能容狂直之言也

和李清臣韻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文讀
五斗塵勞尙足留閒門聊欲治幽憂羞爲毛遂囊中穎
未許朱雲地下遊無事會須成好飲思歸時亦賦登樓
羨君幕府如僧舍日向城西看浴鷗

讞案弟轍時在徐州李清臣於詩後批云可求子瞻
共和某次其韻朱雲漢成帝時乞斬張禹漢成帝欲
誅之朱雲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足矣龍逢比干
皆因諫而死某爲屢言新法不蒙施行不合以朱雲
自比意言聖明之世必無誅戮之事故云未許朱雲
地下遊王粲是魏武帝時人因天下亂離故粲在荆
州依托劉表在登樓賦中有懷鄉思歸之心意亦欲
作此賦也

送李清臣

珥筆西歸近紫宸太平典冊不緣麟付君此事甯論晉
載我當時舊過秦門外想無千斛米墓中知有百年人
看君兩眼明如鏡休把春秋坐素臣

讞案李清臣差修國史賦詩送之某於仁宗朝曾進
論二十五首皆論往古得失賈誼漢文帝時人追論
秦之過失作過秦論史記載之某妄以賈誼自比意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欲李清臣於國史中載所進論

司馬君實獨樂園

元城先生語錄云老先生於國子監之側得故營地創獨樂園自傷不得與眾同也不以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公乃以種竹澆花事自比唐晉閒人以救其弊也胡荅溪云元城所爲謂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者意謂金陵也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花香襲杖屨竹色侵杯罇尊酒樂餘春棋局消長夏洛陽

古多士風俗猶爾雅先生臥不出冠蓋傾洛社雖云與眾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欲安歸造物我不舍名聲逐吾輩此病天所赅撫掌笑先生年來學喑啞

讞案司馬光在西京葺一園名獨樂園作詩寄之此詩言四海望光執政陶冶天下以譏見任執政不得其人又言兒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終當進用緣光意曾言新法不便某亦曾言新法不便旣言終當進用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文部
光意亦譏朝廷新法不便終用光改變此法也又言
光卻瘖默不言意望光依前上言攻擊新法也

古今詩話云東坡獨樂園詩只頭四句已多說盡便
可以入圖畫矣

胡荅溪云大率東坡每題詠景物于長篇中只篇首
四句便能寫盡語仍快健如廬山開先漱玉亭首句
云高巖下赤日深谷來悲風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白
龍谷林堂首句云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美哉新
堂成及此秋風初行瓊儋問首句云四州環一島百

洞蟠其中我來西北隅如度月半弓藤州江下夜對
月首句云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
此白玉盤此聊舉其四詩他之類此者甚眾也

送劉攽通判秦州

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誇舌在牙齒中是中惟
可飲醇酒讀書不用多作詩不須工海邊無事日日醉
夢回不到蓬萊宮秋風昨夜入庭樹葍絲未老君先去
君先去幾時回劉郎應白髮桃花開不開

讞案此詩云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誇舌在

牙齒中是中惟可飲醇酒言當學阮籍口不臧否人
物惟可飲酒勿談時事意以譏新法不便不容人直
言也

送曾鞏通判越州

醉翁門下士雜遝難爲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羣妍昔
從南方來與翁兩聯翩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賈誼
窮適梁樂生老思燕那因江膾美遽厭天庖羶但苦世
論隘聒耳如蝸蟬安得萬頃池養此橫海鱣

讞案曾鞏通判越州臨行館閣同舍舊例餞送眾人

分韻得然字韻此詩云但苦世論隘聒耳如蝸蟬以
譏近日朝廷進用多刻薄之人議論褊隘喧亂如蟬
又云安得萬頃池養此橫海鱣者以比曾鞏賢才也
後漢黃憲汪汪如萬頃波言安得有度量如黃憲者
以容養此宏才也熙甯五年某寫書柬寄曾鞏言賦
役毛起鹽法峻急民不堪命以譏新法青苗助役煩
碎如毛及鹽法峻急不堪也

畱題風水洞

春山礫礫鳴春禽此閒不可無我吟路長漫漫傍江浦

此閒不可無君語金鯽池邊不見君追君直過定山村
路人皆言君未遠騎馬少年清且婉風巖水穴舊聞名
只隔山溪夜不行溪橋曉漏浮梅萼知君繫馬巖花落
山城三日尚透遲妻孥怪罵歸何時世上小兒誇疾走
如君相待今安有

讞案熙甯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游杭州風水洞節推
李泌知軾到來先行三日畱彼見待某到彼于壁上
畱題詩末句云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
意以譏諷世之小人多務急進也

先生詩話云舊續蘇子美六和塔詩云松橋待金鯽
竟日獨遲畱初不喻此語及俸錢塘乃知寺後池中
有此魚如金色也昨日復游池上投餅餌乃略出不
食復入則此魚自珍貴蓋久矣

和劉道源寄張師氏

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相夸綬若若猶誦麥青青腐
鼠何勞嚇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

讞案此詩譏近日朝廷進用之人以仁義爲捷徑詩
書爲逆旅但爲印綬爵祿所誘則假捷徑以進如莊

子所謂儒以詩禮發家故云麥青青又言小人之顧
祿位如鴟以腐鼠嚇鷓鷯其溺于利如人之醉於酒
酒盡則自醒也

元城先生語錄云子弟欲其佳然不佳者亦未必無
用處元豐二年東坡下御史獄天下之士痛之環視
而不敢救時張安道在南京憤然上疏欲附南京遞
府官不敢受乃遣其子恕持至登聞鼓院投進恕素
愚懦徘徊不敢投後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因吐舌色
動久之問其故東坡不答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

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
見鄭崇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
無金張之托此語正是激宣帝怒耳且寬饒正以犯
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訐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
在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
文學實天下之奇才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但一時
急欲救之故爲此言耳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宜爲
何說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
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

夫必援陛下爲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止之讞
案所載不止此餘長篇詳見別集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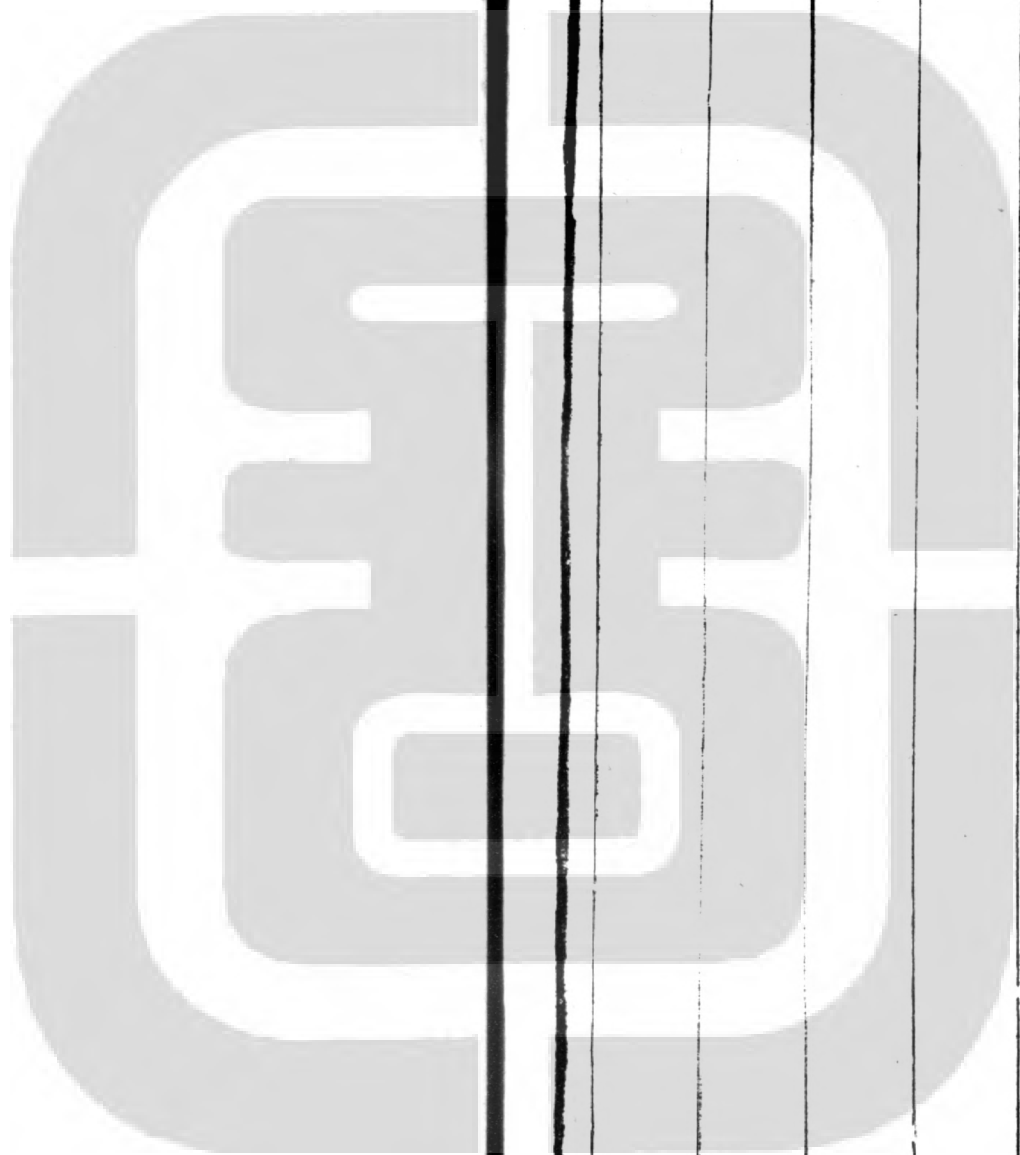
御史獄中遺子由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
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
與君今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本序云予以事繫御史臺獄府吏稍見侵自謂不能
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詩授獄卒梁成以遺
子由

翰林蘇公以元豐二年八月十八日屬吏十二月
二十七日獄成有旨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充黃
州團練副使公就逮百有餘日凡御史追捕訊鞫
之辭率坐詩語譏謗故當時款牘好事者往往爭
相傳誦謂之詩讞予前後所見數本雖大概相類
而首尾詳略多不同今日趙居士攜當塗儲大夫
家所藏以示予比昔所見加詳蓋善本也初東坡
以湖州謝表獲罪於朝監察御史何正臣舒亶輩
交章力詆皆以公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宜大明誅

罰以厲天下於是始有殺公之意焉神宗皇帝以英明果斷之資回羣議於恟恟中賴以不死余頃年嘗見章丞相論事表云軾十九擢進士第二十三應直言極諫科擢爲第一仁宗皇帝得軾以爲一代之寶今反置在囹圄臣恐後世以謂陛下聽諛言而惡訐直也舊傳元豐閒朝廷以羣言論公獨神廟惜其才不忍大丞相王文公曰豈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當時讞議以公一言而決嗚呼誰謂兩公乃有是言哉義理人心所同初豈有異時論事有不合焉紫芝之書



歲寒堂詩話

宋 絳縣 張戒 著

韓退之詩愛憎相過愛者以爲雖杜子美亦不及不愛者以爲退之於詩本無所得自陳無已輩皆有此論然二家之論俱過矣以爲子美亦不及者固非以爲退之於詩本無所得者談何容易耶退之詩大抵才氣有餘故能縱顛倒崛奇無施不可放之則如長江大河瀾翻洶湧滾滾不窮收之則藏形匿影乍出乍沒姿態橫生變怪百出可喜可畏可服也蘇黃門子

學海類編 卷之三
由有云唐人詩推韓杜韓詩豪杜詩雄然杜之雄尤
可以兼韓之豪也此論得之詩文字畫大抵胸臆中
出子美篤於忠義深於經術故其詩動而正李太白
喜任俠喜神仙故其詩豪而逸退之文章侍從故其
詩文有廊廟氣退之詩正與太白爲敵然二豪不並
立當屈退之

柳柳州詩字字如珠玉精矣然不若退之變態百出也
使退之收斂而爲子厚則易使子厚開拓而爲退之
則難意味可學而才氣則不可強也

韋蘇州詩韻高而氣清王右丞詩格老而味長雖皆五
言之宗匠然互有得失不無優劣以標韻觀之右丞
遠不逮蘇州至於詞不迫切而味甚長雖蘇州亦不
及也

世言白少傅詩格卑雖或有之然亦不可不察也元白
張籍皆自陶阮中出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本不
應格卑但其詞傷於太煩其意傷於太盡遂成冗長
卑陋爾比之吳融韓偓俳優之詞號爲格卑則有閒
矣若收斂其詞而少加含蓄其意味豈可及也蘇端

明子瞻喜之良有由然皮日休曰天下皆汲汲樂天獨怡然天下皆悶悶樂天獨舍旃仕若不得志可爲龜鑑焉此語得之退之於籍偃輩皆兒子蓄之獨於東野極口推重雖退之謙抑亦不徒然世以配賈島而圖其寒苦蓋未之察也郊之詩寒苦則信矣然其格致高古詞意精確其才亦豈易得

論詩文當以文體爲先警策爲後若但取其警策而已則楓落吳江冷豈足以定優劣孟浩然微雲澹河漢疏雨滴梧桐之句東野集中未必有也然使浩然當

退之大敵如長城然聯句亦必困矣子瞻云浩然詩如內庫法酒卻是上尊之規模但欠酒才此論盡之韋蘇州律詩似古劉隨州古詩似律大抵下李杜韓退之一等便不能兼隨州詩韻度不能如韋蘇州之高簡意味不能如王摩詰孟浩然之勝絕然其筆力豪瞻氣度老成則皆過之與杜子美並時得其意處子美之匹亞也長城之目蓋不徒然

張司業詩與元白一律專以道得人心事爲工但白才多意切張思而語精元體輕而詞躁爾律詩雖有意

學海類編 三 文部
味而少文遠不逮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然籍之樂府諸人未必能也

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三人筆力不能相上下大抵工律詩而不工古詩也七言尤工五言微劣雖有佳句然不能如韋柳王孟之高致也義山多奇趣夢得有高韻牧之專事華藻此其優劣

牧之序李賀詩云騷人之苗裔又云小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牧之太過賀詩乃李太白樂府中出瑰奇譎怪則似之秀逸天拔則不及也賀有太白之語而無

太白之韻元白張籍以意爲主而失於少文賀以詞爲主失於少理各得其一偏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爲詩而不知拙語亦詩也山谷只知奇語之爲詩而不知常語亦詩也歐陽公詩專以快意爲主蘇端明專以新意爲工李義山詩只知有金玉龍鳳杜牧之詩只知有綺羅脂粉李長吉詩只知有花草蠶蜨而不知世閒一切皆詩也惟杜子美則不然在山林則山林在廊廟則廊廟遇巧則巧遇

拙則拙遇奇則奇遇俗則俗或放或收或新或舊一切物一切事意無非詩者故曰吟多意有餘又曰詩盡人閒興誠哉是言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世儒解釋終不了余嘗觀古今詩人然後知斯言良有以也詩序有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於言其正少其邪多孔子刪詩取思無邪者而已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諸人思無邪者六朝小謝徐庾唐義山國朝黃魯直乃邪思之尤者魯

直雖不多說婦人然其韻度矜持冶容太甚讀之足以蕩人心魄此正所謂邪思也魯直專學子美子美詩讀之使人凜然興起肅然生敬所謂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者也豈可與魯直詩同年而語耶

歲寒堂詩話終



序

淳熙丙午立夏余遊南巖至雲密峰徘徊禹溪橋下上爰其幽絕卽屏置僕馬獨尋溪源行且吟哦顧見茅屋蔽虧林木閒若士坐大石上肩宇闔爽年可四五十心知其異人卽前揖之相接甚溫便邀入舍內煎苦茗共飲從容問從何來適喟何語余以實告且舉似昨日望嶽小山不能雲大山半爲天之句若士喜謂余可人遂探囊出書一卷云是詩說老夫頃者常留意茲事故有此書今無作矣徑以付君余益異之然怱怱不暇觀但

學海類編
袖藏致謝而已問其年則慶歷閒生始大驚意必得長
生不老之道再三求教笑而不言亦不道姓名再相畱
噉黃精粥余辭以與人偕來在官道相侯告別出至橋
上馬徧詢土人無知者惟一老父嘆曰此老先生久不
出今猶在耶欲與語忽失所在悵然而去晚解鞶細讀
其書甚偉常寘枕中時時玩味好事者有聞閒來取觀
亦不靳也昔軒轅彌明能詩多在南山若士豈其儔哉
白石姜夔堯章書

姜氏詩說

宋 姜夔堯章錄傳

大凡詩自有氣象體面血脉韻度氣象欲其渾厚其失
也俗體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貫穿其失
也露韻度欲其飄逸其失也輕

作大篇尤當布置首尾停勻腰腹肥滿多見人前面有
餘後面不足前面極工後面草草不可不知也

詩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雖多亦奚以爲
雕刻傷氣敷演露骨若鄙而不精巧是不雕刻之過拙

學海類編
而無委曲是不敷演之過

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花必用柳對是兒曹語若其不切亦病也

難說處一語而盡易說處莫便放過僻事實用熟事虛
用說理要簡易說事要圓活說景要微妙多看自知
多作自好

小詩精深短章醞藉大篇有開闔乃妙

喜辭銳怒辭戾哀辭傷樂辭荒愛辭結惡辭絕欲辭屑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惟關雎乎

學有餘而約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餘而約以盡之
善措辭者也乍敘事而閒以理言得活法者也
不知詩病何由能詩不觀詩法何由知病名家者各有
一病大醇小疵差可耳

篇終出人意表或返終篇之意皆妙

守法度曰詩載始終曰引體如行書曰行兼之曰歌行
悲如蛩螿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

詩有出於風者有出於雅者有出於頌者屈宋之文風
出也韓柳之詩雅出也杜子美獨能兼之

三百篇美刺箴怨皆無跡當以心會心

陶淵明天資既高趣詣又遠故其詩散而莊澹而腴斷不容作邯鄲步也

語貴含蓄東坡云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天下之至言也山谷尤謹于此清廟之瑟一唱三嘆遠矣哉後之學詩者可不務乎若句中有餘字篇中有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善之善者也體物不欲寒乞意中有景景中有意

思有窒礙涵養未至也當益以學歲寒知松柏難處見作者

波瀾開闔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陣方以爲正又復是奇方以爲奇忽復是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而法度不可亂

文以文爲工不以文而妙然捨文無妙勝處要自悟意出于格先得格也格出於意先得意也吟詠情性如印印泥止乎禮義貴涵養也

沈著痛快天也自然與學到其爲天一也

意格欲高句法欲響只求工于句字亦末矣故始于意格成于句字句意欲深遠句意欲清欲古欲和是爲作者

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礙而實通曰理高妙事出意外曰意高妙寫出幽微如清潭見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剝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

一篇全在尾語如截奔馬辭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辭盡意不盡剡溪歸棹是已辭意俱不盡溫伯雪子是

已所謂辭意俱盡者急流中截後語非謂詞窮理盡者也所謂意盡辭不盡者意盡於未當盡處則辭可以不盡矣非以長語益之者也至如辭盡意不盡者非遺意也辭中已彷彿可見矣辭意俱不盡者不盡之中固已深盡之矣

一家之語自有一家風味如樂之二十四調各有聲韻乃是歸宿處模倣者語雖似之韻亦無矣雞林其可欺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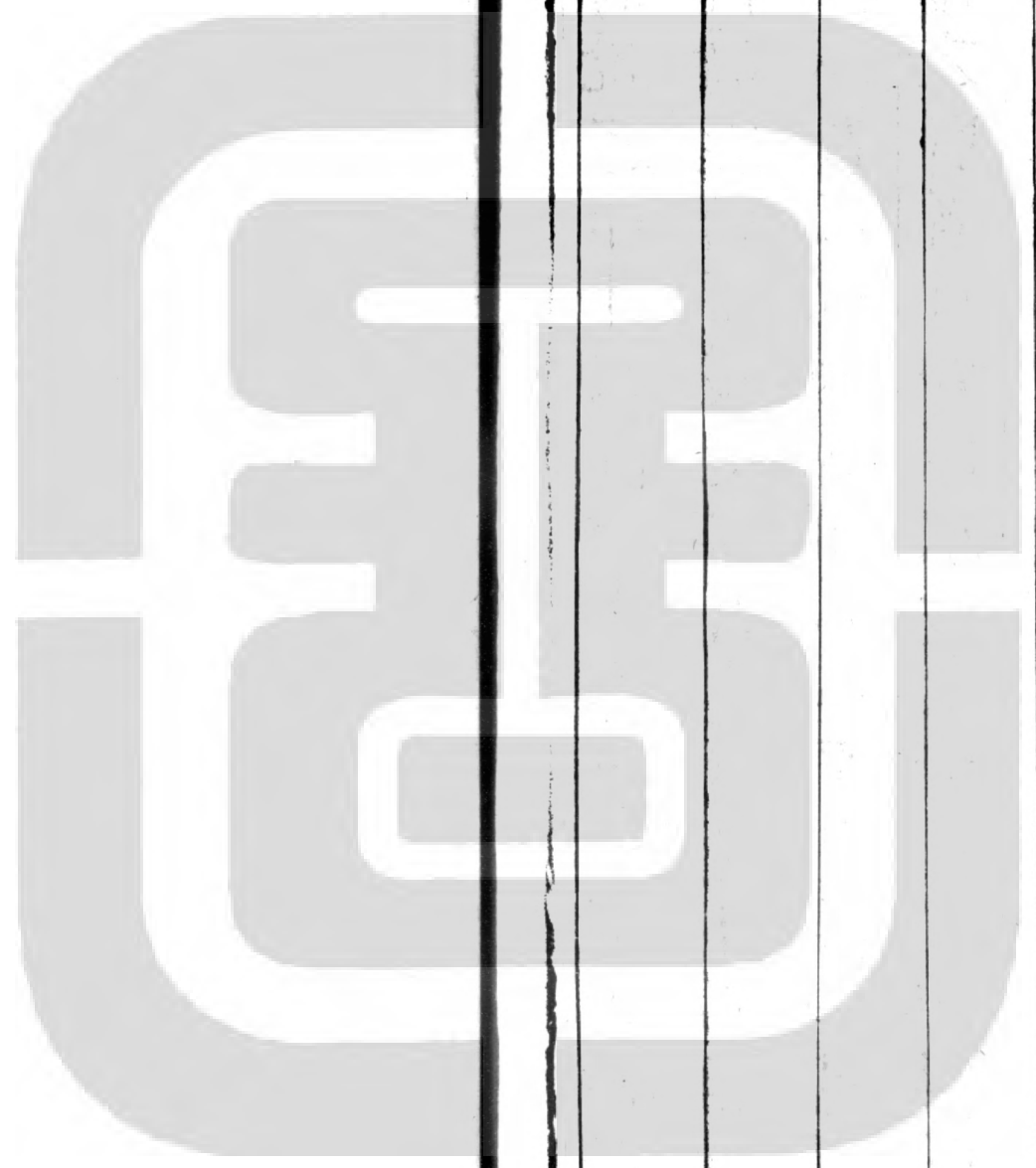
詩說之作非爲能詩者作也爲不能詩者作而使之
能詩能詩而後能盡吾之說是亦爲能詩者作也雖
然以吾之說爲盡而不造乎自得是足以爲能詩哉
後之賢者有如以水投水者乎有如得兔忘蹄者乎
嘻吾之說已得罪於古之詩人後之人其勿重罪予
乎

皇清類編

卷

五

言



吳氏詩話卷上

宋

吳名字未詳

著

曹鄴讀李斯傳詩云一車致三轂本圖行地速不知駕
馭難舉足成顛覆欺暗尚不然欺明當自戮難將一
人手掩得天下目不見三尺墳雲陽草中綠姚鉉文
粹只摘取四句一篇之精英盡矣文鑑載謝逸閨恨
詩亦止六韻削去曼語一歸之正使藹然有行露之
風此亦編集文字之一法也

後山詩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氣象淺露絕少含蓄

學海類編 卷之八 文記
陳簡齋又模而衍之曰俗子令吾病紛然來座隅賢
士費懷思不受折簡呼可謂短於識而拙於才者也
文鑑載黃亢臨水詩云去年昨日水今日到何處蓋蹈
襲杜牧題安州浮雲寺樓寄湖州張郎中云當時樓
下水今日到何處

東萊先生送宋子華通判長沙詩云木脫獻羣峰雲生
失前浦蓋用荆公暮林搖落獻羣峰木落岡巒因自
獻少陵歸雲擁樹失山村之語

東坡大風留金山兩日云塔上一鈴獨自語明日顛風

當斷渡于湖詩云塔上一鈴語湖頭二日風用坡語
也

錢起云山來指樵火峰去惜花林不若子美云青惜峰
巒過黃知橘柚來

退之贈無本詩有云風蟬碎錦纈綠池埳菡萏英芝擢
荒榛孤翮起連茨醉贈張云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
雲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藉學古淡軒昂避雞
羣至論李杜則云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厓劃
崩豁乾坤擺雷碾其形容諸人之詩亦可謂奇巧也

矣

岑參詩來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羞見關門吏還從舊
路歸于武陵祖其語意云猶爲布衣客羞入故關中
賈島亦云有恥長爲客無成又入關唐詩人類多哀
窮悼屈之語通塞命也世閒冠佩煌煌如坐塗炭可
羞者多矣爲布衣何可羞耶

韓退之病中贈張十八詩意奇語雄序其與籍談辨有
云吾欲盈其氣不令見麾幢牛羊滿田野解旆束空
杠云云迴軍與角逐斫樹收窮龐後山谷次韻答薛

樂道云薛侯筆如椽崢嶸來索敵出門決一戰不見
旗鼓迹令嚴初不動帳下聞吹笛乍奔水上軍拔幟
入趙壁長驅劇崩摧百萬俱辟易正與退之詩意同
才力殆不相下也

左緯字經臣黃巖人能詩陳了翁嘗喜其一別又經無
數日百年能得幾多時之句以爲非特辭意清逸可
翫味也老於世幻逝景迅速讀之能無警乎然此乃
古人已道之句耳戴叔倫寄朱山人云此別又萬里
少年能幾時杜荀鶴送人遊江南云能禁幾度別卽

到白頭時魏野寄唐異云能銷幾度別便是一生休
但經臣語尤婉而不迫爾

張祐有句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以此得名故杜
牧云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宮詞滿後宮鄭谷亦云
張生有國三千里知者惟應杜紫微秦少游有詞云
醉臥古藤陰下故山谷云少游醉臥古藤下誰與愁
眉唱一杯解作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正與
杜鄭語意同

唐王季友觀于舍人壁畫山水詩云野人宿在人家少
朝見此山謂山曉半壁仍棲嶺上雲開簾放出湖中
鳥獨坐長松是阿誰再三招手起來遲于公大笑向
予說小弟丹青能爾爲語意淺陋類兒童幼學者山
谷題鄭防畫夾云惠崇煙雨歸鴈坐我瀟湘洞庭欲
換扁舟再歸去故人言是丹青大略與季友相類然語
簡趣遠工於季友百倍矣

能改齋漫錄云江文通擬湯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
未來蓋用魏文帝秋胡行云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
來梁武帝鼓角吹橫曲云日落登雍臺佳人殊未來

梁沈約洛陽道云佳人殊未來日暮空徙倚二人所用又襲江也余謂江不但用魏文語後之襲江亦非止此二人淮南小山招隱士云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陸士衡擬庭中有奇樹云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卽招隱語也謝靈運詩圓景早已滿佳人殊未適蓋又祖士衡而江則兼用陸謝及魏文語也其後唐韋莊章臺夜思云芳草已云暮故人殊未來寇萊公楚江夜懷云明月夜還滿故人秋未來無非蹈襲前語而視陸謝則又絕類矣

司空圖有碁聲花院閉之句東坡喜之以爲吾嘗獨遊五老峰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碁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故作詩有云誰與碁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東萊野步亦云幽人不可親碁聲時出戶卽此意也

茗溪漁隱載劉義落葉詩云返蟻難尋穴歸禽易見巢黃巖左經臣亦有落葉詩禽巢先覺曉蟻穴未知霜意同而工又過之矣

冷齋夜話云余客漳水見瑩中姪勝柔自九江來出詩

示余曰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何妨爭先世
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可口物多終作疾快心
事過必爲殃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余
謂勝柔曰公癡叔詩如食鯽魚惟恐遭骨刺此詩邵
堯夫作而冷齋誤以爲瑩中或者瑩中手書此詩冷
齋不知爲堯夫作歟

淵明桃花源記初無仙語蓋緣詩中有奇蹤隱五百一
朝敞神界之句後人不審遂多以爲仙如韓退之詩
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尤荒唐劉禹錫云仙

家一出尋無蹤至今流水山重重王維云初因避地
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又云重來徧是桃花水不
卜仙源何處尋王逢原亦云惟天地之茫茫兮故神
仙之或容惟昔王之制治兮惡魅魍之人逢逮後世
之陵夷兮固神鬼之爭雄此皆求之過也惟王荆公
詩與東坡和桃源詩所言最爲得實可以破千載之
惑矣

子美草堂詩云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舍喜我歸
沽酒攜葫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

賓客溢村墟蓋用木蘭詩云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
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粧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
向豬羊但連用古人句亦不可爲法也

自離騷以草爲諷諭詩人多效之者退之秋懷云白露
下百草蕭蘭共憔悴青青四牆下已復生滿地樂天
咸陽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僧贊甯詩
要路花爭發閒門草易荒後山詩集牆頭霜下草又
作一番新後徐師川詩徧地閒花草乘春傍路生意
皆有所譏也

杜詩冉冉征途閒誰是長年者曹緯蹈襲之云爲問征
途閒誰如此山者

杜牧贈宣州元處士云蓬蒿三畝居寬於一天下潘興
嗣逍遙亭詩用其語云寬於一天下原憲惟桑樞

司馬池行色詩云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
賴得丹青無畫處畫成應遣一生愁前輩稱之此詩
惟第一句最有味范文正公野色詩非煙亦非霧冥
冥暎樓臺白馬忽點破夕陽還照開肯隨芳草歇疑
逐遠帆來誰會山公意登高醉始回第二聯亦豈下

於池詩乎此梅聖俞所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也
文字有江湖之思起於楚辭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
葉下模想無窮之趣如在目前後人多倣之者杜子
美云蒹葭離坡去天水相與永意近似而語亦老陳
止齋送葉正則赴吳幕云秋水能隔人白蘋况連空
意尤遠而語加活水心送王成叟姪云林黃橘柚重
渚白蒹葭輕意含蓄而語不費

讀中興頌詩前後非一惟黃魯直潘大臨皆可爲世主
規鑑若張文潛之作雖無之可也陳去非篇末云小
儒五載憂國淚杖藜今日溪水側欲搜奇句謝兩公
風作浪湧空心惻蓋當建炎亂離奔走之際猶庶幾
少陵不忘君之意耳張安國篇末亦云北望神皋雙
淚落只今何人老文學語亦頓挫含蓄然首句云錦
綳兒啼思塞酥雖曰紀事其淫褻亦甚矣首以淫褻
犯分之語似非臣子所宜言至於末句乃若愛君憂
國者則吾未敢信也

吳氏詩話卷下

宋

吳名字未詳

著

興化沙溪驛有詩題壁上云沙溪祇是舊沙溪今日重
來路欲迷獨有暮鴉知我意白雲深處盡情啼不知
何人作

詞人卽事睹景懷古思舊感慨悲吟情不能已今舉其
最工者如劉禹錫金陵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
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愚溪
詩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飛回隔簾惟見中

庭草一樹山樞依舊開又草聖數行畱斷壁木奴千
樹屬鄰家惟見里門通德榜殘陽寂歷出樵車竇鞏
南遊詩傷心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
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東坡昆陽城賦橫門豁
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偃僂而哇
菜張安國題黃州東坡詩老仙騎鶴去穉子飯牛歌
蓋人已逝而迹猶存迹雖存而景隨變古今詞云語
言百出究其意趣大槩不越諸此而近世倣倣尤多
遂成塵腐亦不足責矣

簡齋之詩晚而工如木落太湖白梅開南紀明慷慨賦
詩還自恨徘徊舒嘯卻生哀山林有約吾當去天地
無情子亦飢樓頭客子杪秋後日落君山元氣中世
亂不妨松偃蹇村空更覺水潺湲皆佳句又有晚晴
獨步及題董宗禹園先志亭等古詩亦皆佳

東坡秦穆公墓詩云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
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
古人感一飯尚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
見疑古人子由和篇云泉上秦伯墳下埋三良士三

良百夫特豈爲無益死當年不幸見迫脅詩人尙記
臨穴惴豈如田橫海中客中原皆漢無報所秦國吞
西周康公穆公子盡力事康公穆公不爲負豈必殺
身從之遊夫子乃以侯嬴所爲疑三子王澤旣未竭
君子不爲詭三良殉公意要自不得已二詩不同愚
謂子由之說稍近君子進退存亡要不失正而已豈
苟爲匹夫之諒哉論者罕能知此如王仲宣云結髮
事明主愛恩良不貲臨沒要之死安得不相隨曹子
建亦云生時等榮樂旣歿同憂患若然則是三良者

特荆軻聶政之徒耳東坡晚年和淵明詩云三子死
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
馬哉從君求蓋帷殺身國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
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眞
孝愛三良安足希蓋其飽更世故閱義理熟矣前詩
作於壯年氣銳之時意亦有所激而云也

山谷稱周濂溪胸次如光風霽月又云西風壯士淚多
爲程灝滴東坡爲濂溪詩云夫子豈我輩造物乃其
徒蓋蘇氏師友未嘗不起敬於周程如此惜乎後因

嘻笑而成仇敵也

水心詩蚤已精嚴晚尤高遠古調好爲七言八句語不多而味甚長其閒與少陵爭衡者非一而義理尤過之難以全篇槩舉姑舉其近體成聯者花傳春色枝枝到雨遞秋聲點點分此分量不同周而無際也江當闊處水新漲春到極頭花倍添此地位已到功力倍進也萬草有情風暖後一筇無伴月明邊此惠和夷清氣象也包容花竹春畱巷謝遣蒲荷雪滿涯此陽舒陰慘規模也隔垣孤響度別井暗泉通此感通

處無限斷也舉世聲中動浮生胥帶來此真實處非安排也峙巖橋畔船辭柁冷水觀邊花發枝此往而復來也有兒有女後應好同穴同時今奈何此哀而不傷也此日深探應徹底他時直上自摩空此高下本一體特有等級也著蔡羲前識蕭韶舜後音此古今同一機初無起止也所謂關於義理者如此雖少陵未必能追攀至於因上峇嶢覽吳越遂從開闢數羲皇此等境界此等襟度想像無窮極則惟子美能之他如驛梅吹凍蘂柁雨送春聲綠圍齊長柳紅糝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半含桃聽雞催謁駕立馬待細書野影晨迷樹天文
夜照城曬書天象切浴硯海光翻地深湘渚浪天遠
桂陽城置杜集中何以別乃若遣獵冰千筍句春柳
一絲燐迷王弼宅蒿長孟郊墳帆色掛曉月艣音穿
夕煙門邀百客醉囊諱一金存難招古渡外空老夕
陽濱又特其細者

西山嘗舉山谷詩云惇夫若在鑄此老不令平地生崎
嶇余日鐫字未穩事父母幾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耳子豈應鐫其父邪然邢恕游程公之門早歲立節

如此而晚乃顛倒錯繆師友且不得而挽回之矣豈
一子所能鐫邪

止齋送陳益之詩甚工且有理致首云論事不欲如戎
兵欲如衣冠佩玉嚴整而和平作文不欲如組繡欲
如疏林茂麓窈窕而敷榮陳益之年正盛論事豪勇
而作文喜爲詰曲聱牙故以此勉之又詩云豪情盍
亦煩繩墨風味何如餘典則末云君看風雅詩三百
亦有初章三嘆息皆有深長之意學者所當思也益
之自負用世才幹而脫略邊幅不羈故又以繩墨典

則規之

唐項斯周朴任翻皆赤城人能詩見赤城志按唐文志
項斯詩一卷周朴詩二卷任翻詩一卷獨翻詩世罕
傳者今郡齋有翻小集僅十篇而已翻有題巾子廣
軒詩集中不載詩云絕頂新秋生夜涼鶴飛松露滴
衣裳前村月照半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

復齋漫錄載陳後山詩云平生精力盡於詩蓋出溫公
上通鑑表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之語予觀杜荀鶴贈
山中友詩云平生心力盡於文亦恐其語偶同耳

萊公詩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人謂其有宰相器然
韋應物亦有野水無人舟自橫之句豈亦便可擬其
爲宰相耶

杜詩被堅執銳略西極崑崙月窟東巉巖崑崙月窟在
西而謂之東何也前後註詩者皆不分曉解此義詩
意蓋謂魏將軍略地至西方之極而回顧崑崙月窟
卻在東也

金華唐仲友字與正博學工文熟於度數居與陳同甫
爲鄰同甫雖工文而以強辯俠氣自負度數非其所

長唐已輕之而忌其名盛一日爲太學公試官故出
禮記度數題以困之同甫技窮見黜旣揭榜唐取同
甫卷示諸考官咸笑其空疏同甫深恨唐知台州大
修學又修貢院建中津橋政頗有聲而私於官妓其
子又頗通賄賂同甫訪唐於台州知其事具以告晦
翁時高炳如爲台州倅才不如唐唐亦頗輕之晦翁
時浙東提舉按行至台炳如前途迓而訴之晦翁至
卽先索州印逮吏旁午或至夜半未已州人頗駭唐
與時相王季海爲鄉人先密申朝嫌省避晦翁按章

及後季海爲改唐江西憲而晦翁力請去職蓋唐雖
有力然任數要非端士或謂晦翁至州竟按去之足
矣何必如是張皇乎同甫之至台州士子奔湊求見
黃巖謝希孟與同甫有故先一日與樓大防諸公飲
巾山上以待之賦詩有云須臾細語夾謙言說盡尊
拳并毒拳語已可怪旣而同甫至希孟借郡中妓樂
燕之東湖同甫在坐與官妓語酒至不卽飲希孟怒
詰責之遂相詈擊妓樂皆驚散明日有輕薄子爲謔
詞末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一州傳以爲笑

東野墓誌云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
進士試既得卽去史云年五十得進士第樊汝霖云
時郊年五十四三說不同按唐登科記郊登第在正
元十二年李程榜又按墓誌郊死於元和九年年六
十四自元和元年逆數而上至正元十二年凡十九
年矣郊登第當是年四十六又退之薦士詩酸寒溧
陽尉五十幾何耄蓋郊登第四年方調溧陽尉也誌
謂之幾五十是矣史與樊說失之然郊集中有落第
詩再下第詩又有下第東南行及下第東歸畱別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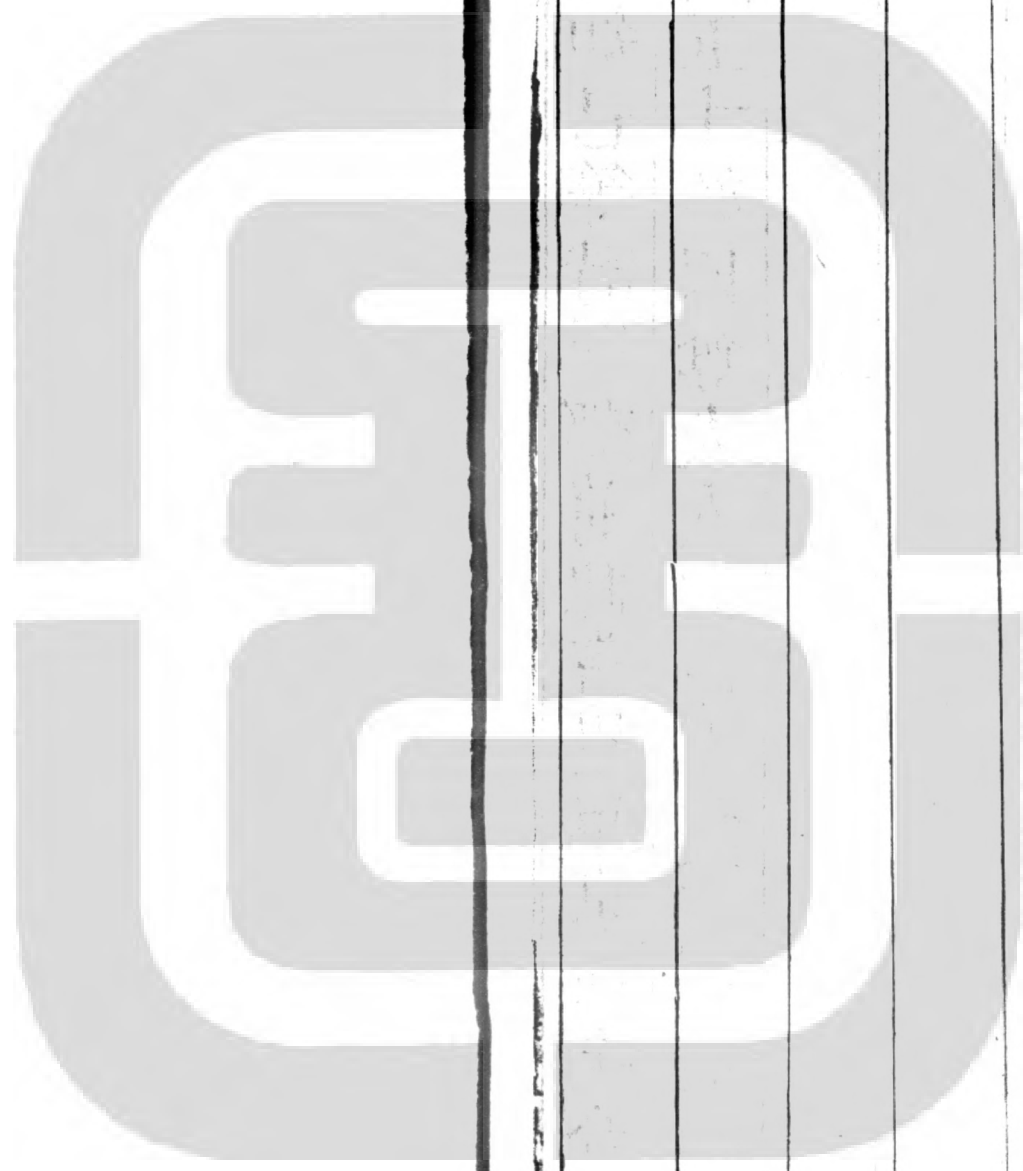
安知己等詩則郊前此嘗累舉京師矣今誌謂之年
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又何也

學海類編

卷

八

文



深雪偶談

宋 天台方 岳元善著

西山公云近世評詩皆曰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旨出於老莊康節之辭若卑其旨則原於六經以予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於詩自不可掩榮木之奄憂逝川之嘆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之淳淵明之智足以及此豈元虛之士所能望耶其說誠是矣余謂淵明康節二公之作辭近旨遠至如

淵明能言之士莫不愛而慕之况西山公乎然榮木
貧士方之逝川簞瓢幾於牽合之論真知淵明不必
視此若夫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睠睠王室
實有乃祖長沙公之心惜其力不得爲而止此則西
山發微之論非獨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恥事二姓
之驗而已淵明詩有謂其詞彩精拔斯言得之而後
山顧謂其切於事情而失之不文後山體裁既變音
節已殊將自外於淵明者非耶然於康節又何以評
之

淵明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以寶喻軀軀
失則寶亡矣坡公云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范
石湖田園雜詩驗物切近但句律太憑力氣於唐人
之藩尙窘步焉然絕句中有可憐世上金和寶借爾
閒看七十年唐人所無可謂砭流俗之膏肓矣以軀
爲寶殆與斯言對壘人謂石湖未知道余亦不之信
也

賈閬仙燕人產寒苦地故立心亦然誠不欲以下氣力
勢掩奪情性特於事物理態毫忽體認深者寂入仙

源峻者迥出靈嶽古今人口數聯固於刳天之上冷然獨存矣至以其全集經歲逾紀咀繹如芊葱佳氣瘦隱嘯咏徐露其妙令人首肯無一可以厭斲三折肱爲良醫豈不信然同時喻亮顧非熊繼此張喬張蟻李頻劉得仁凡晚唐諸子皆於紙上北面隨其所得淺深皆足以終其身而名後世獨李洞佛名閬仙所謂瓣香之師執而不宏捧心過甚空圓蕭散之氣不復少有豈非不善學柳下惠邪司空表聖後輩之本用其機反以閬仙非附寒溜無所置才坡公不細考亦然其言獨非叛道者歟不然則隸者不力其文擠而實予則歸敬閬仙也亦至矣

四言自常孟司馬遷相如班固東哲陶潛韓愈柳宗元梅堯臣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工拙略見嘗怪五言而上世人往往極其才之所至而四言雖文辭巨伯輒不能工水心有是言矣後村劉潛夫亦以四言尤難三百五篇在前之故韋氏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使經聖筆亦不能刪余思四言如律以三百五篇則韋氏爲工世殊體異後之銘詩莫

學海類編 卷之三
非四言也安石以上諸公未暇深論如蘇公所撰范
蜀公誌銘云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被水火甯除渴
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余每展
卷輒爲擊節在儋耳作觀碁詩記廬山白鶴觀觀中
人皆閤戶晝睡獨聞碁聲云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
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聞一士誰歟碁者戶
外屨二不聞人聲惟聞落子其寂寞冷落之味可以
想見坡公四言于古近體中句語無適而不高妙已
牧之赤壁詩折戟沈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

風不與周卽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許彥周不諭此老
以滑稽弄翰每每反用其鋒輒雌黃之謂孫氏霸業
繫此一戰宗廟邱墟皆置不問乃獨含情妖女豈非
與癡人言不應及於夢也劉禹錫題蜀王廟云淒涼
蜀故妓歌舞魏宮前亦意惟增悽感卻不主于滑稽
耳本朝諸公喜爲論議往往不深諭唐人主于性情
使雋永有味然後爲勝牧之處唐人中本是好爲論
議大槩出奇立異如烏江亭勝敗兵家未可期包羞
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要

之東風借便與春深數箇字含蓄深窈與後一詩遼絕矣皮日休館娃懷古綺閣飄香下太湖亂兵侵曉上姑蘇越王大有堪羞處只把西施賺得吳亦是好以議論爲詩者余最愛竇庠新入諫院喜內子至一絕一旦悲歡見孟光十年辛苦作滄浪不知筆硯緣封事獨問傭書日幾行使彥周評此則以竇氏內爲不解事婦人矣所謂癡人前說夢也牧之五言云欲識爲詩苦秋霜若在心雖格力不齊各自成家然無有不自苦思而得也

山谷中秋詩云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澤皆龍蛇蓋本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之語用事誠有據景趣似差乏爾然未失爲佳坡公月夜與客飲酒杏花下詩杏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流水青蘋之喻景趣盡矣前人未嘗道也獨杏花影下洞簫聲中著此句辱爾及志林所記徐州時冬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蘋藻交橫蓋竹柏影也

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爾使施
前句於斯時豈非稱歎淳祐初僧友自南嘗從天竺
歸隱溪之南岡余冬夕踏葉訪之小厖迎吠時佛燈
猶在啓闕煮茗既而侶行溪閒篙小舟自拜龍巖順
流東下誦坡谷詩徘徊久之舍舟登岸借僧裘禦寒
而返縷指二十霜矣嘗感舊有詩昔年訪月寒溪頭
霜高酒劣稜生裘溪僧徹寢從吾幽共移不繫漁人
舟斷崖老木紛金蚪又如蘋藻涵清流鶴骨浸煩風
露憂妙語滿地無人收蓋指二公詩自南帥既亡余
亦就老恨前遊之不能踐也

梅花單題難工尙矣至以梅花二字置之五七言中隨
其景趣足而成律尤爲難工不爾不謂之得句唐人
凡數百家本朝江西社中不翅數十公亦孰不寤寐
斯花附爲不朽卒之無所容力傳不傳可以槩見矣
近世杜小山子野尋常一夜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
同殊爽人意律之唐人似非本色天樂趙公放了吏
人無一事坐看山鳥吃梅花端是秀語然不過絕詩
非有琢對之艱也秋壑賈公送朝客頸聯云梅花見

處多畱句諫草藏來定得名圓妥優游方之天樂冬
夜頸聯禽翻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雖靜獨
有境或者以其短棄之其他什一無可摘自從和靖
先生死見說梅花不要詩斯語雖鄙要未得爲謔論
鄭都官海棠詩穠麗最宜新著雨妖嬈全在欲開詩歐
公謂其格卑鄭詩如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逢月
在花格卑甚矣復齋漫錄云近世陳去非嘗用鄭意
云海常默默要詩催日暮紫縣無數開欲識此花奇
絕處明朝有雨試重來余謂去非格力猶去鄭詩未

遠豈如吳融雪綻霞鎖錦水頭占春顏色最風流若
教更近天街種馬上應逢醉五侯唐人雖從事苦吟
題賦此花要須放些風情不近寒乞坡公詩東風嫋
嫋泛崇光香霧空濛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
銀燭照紅妝不爲事使居然可愛

渭城朝雨挹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此摩詰送元二使安西詩也世傳
陽關圖亦摩詰手遂稱二妙惜別詩要須道路臨歧
繾綣盡態相看臨野水獨自上孤舟長因送人處憶

得別家時外此曾未多見徐道暉不來相送處恐有
獨歸時脫胎語爾余往歲嘗從貴游觀畫卷首題云
長江風送客空館雨留人因慨古今詩意無窮語出
唐人必矣

建中靖國中坡公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
畏而不敢與游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坡公亦喜
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坡買
一宅爲緡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旣得日
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徙倚

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
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
若坡公問嫗何爲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
年保守不動以至於此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
遷徙來此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坡亦
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
因再三慰撫謂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
當以是居還嫗卽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翌
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買

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是歲七月坡竟歿於借居余兒在孫年方二九強記知文人謂吾家異時千里駒也不幸爲十四姪婦陳氏貪利余產在兒血氣未定墮其危機旣而恚恨愧悔輒輕其生丙寅三月十三日也余垂老失依且思在兒姿貌氣度真有大難割之情哭泣送日天爲苦陰而族里聞若不聞未知炎涼休戚之上微有一公論存歟否耶孤猿憶子抱樹酸號塗旅之人聞三聲而下淚余雖負譴神人豈料其無告之至於斯歟豈以爲余爲善哭徒有類

於唐衢者歟感坡公事重爲之涕咽因書以自費且告世之仁人君子共知前輩行事槩如此云

林廬暇日花蝶怡情宜有見於篇章者往往精睨始能逼真而閒淡之氣易至偏失夢在不相謀而兩得也詠蝶如唐僧可明乍當暖景飛仍漫欲就芳叢舞更高僧懷占霧開離草迴風逆到花遲俱未若陌上斜飛去花閒倒翅回尤精余曩憩吳山偶吳僧舉似四韻歲久忘其首句一叢浮動戲蘭芽裁成碧玉搔頭樣畫作黃金使面花閒過樓臺飛盡日又因風雨宿

學海類編 卷之九 文評
誰家兒童愛把襜褕撲驚起雙雙貼綵霞惜俱忘爲
誰氏所作閱和靖集亦有之細眉雙聳敵秋毫荏苒
芳園日幾遭清露宿花應自得暖風和絮欲爭高情
人歿久魂猶在傲吏齊來夢亦勞閒掩遺編苦堪恨
不并香草入離騷精緻不減唐人閒淡有之獨恐非
晚年作耳

詩無不本於性情目詩之體隨代變更由是性情或隱
或見若存若亡深者過之淺者不及也昔坡公云蘇
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李杜

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白伐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普
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坡公本不以詩專門使非
上千漢魏晉唐出入蘇李曹劉陶謝李杜潛窺沈玩
實領懸悟能自信其折衷如是之的乎醫和之目無
復遁疚理同然也如天成如自得如超然則夫詩之
闡奧處坡公所評亦宜窺翫領悟毋忽焉可也坡公
獨以柳子厚韋應物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
蓋韋柳皆以靖節翁爲指歸而卒之齊足竝驅也坡
公海表和陶諸篇可以見其所趣無不及焉雖然漢

魏晉曷嘗舍去性情別出意見而習爲高遠之言哉
當其代殊體變性與情之隱見存亡淺深雖其一時
之名能詩者亦不能自必其所至之然也唐風旣昌
一聯一句滿聽清圓流液雋永首肯變踔性情信在
是矣然詞藻勝則糟粕律度嚴則拘窘能不脂韋於
二蔽之閒而脫穎奇焉則天成自得超然何得無之
至于作止雍容聲容惋穆視溫柔敦厚之教庶幾無
論漢魏顧晉以后諸人自靖節翁之外似未諭也

太常博士瓦全先生王公名澡字身甫有落梅小詞疏

明瘦直不受東皇識畱與伴春未肯干紅底怎著得
夜色何處笛曉寒奈無力若在壽陽宮院一點點有
人惜劉公潛夫愛之已附此詞於後村集詩話中予
亦僭附之拙橐雖然先生文行表表一詞固何足爲
先生軒輊也予少卽登門以先公同生丙戌且相友
善之故遂辱撰先生墓銘誌中有文不逮岳而岳强
以銘之語當知前輩獎掖後進有如此也

一盤消夜江南果喫果看書只清坐罪過梅花料理我
一年心事半生牢落盡向今宵過此身本是山中臥

學海類編 卷之二
纔出山來便差錯手種青松應是大縛芽深處抱琴
歸去又是明年課此薛深沂叔客中守歲詞也沂叔
久客江湖瀕老懷歸遂賦此詞晚於溪上小築扁水
竹居迄就定焉其所爲詩如新堤小泛柳斷橋方出
煙深寺欲浮早秋歸興歸心如病葉一片落江城鎮
江逢尹惟曉欲說事都忘相看心自知皆去唐人思
致不遠

應次遽字正予嗜酒疏曠嘗自賞其梅詞云雪意嬌春
臘前妝點春風面粉痕冰片一笑重相見倚竹偎松
誰道羅浮遠寒更轉楚騷爲伴韻遶香篝煖語意細
潤似不類其爲人別去二十餘年一見傾倒予笑謂
正予君他文未必盡傳異時客以梅闋挽予刊橐否
乎正予起謝且喜以語之他友后不知其蹤跡何在
殆亡久矣予雖戲言顧不謂之然諾况何可藏項斯
善也

吾鄉許左之右之二公兄弟落筆皆不凡左之公一夕
寓飲妓坊醉欲狎之妓密有所歡在矣公捷筆賦詞
而起云誰知花有主誤入花深處且放下酒杯乾便

歸去又代他妓小詞憶你當初惜我不去傷我如今
畱你不住去客聽此戀戀如月在柳梢頭人約黃昏
後一詞正歐陽居士所作要之前輩乃一時弄翰要
不容以浮薄議左之公也因思唐多才妓有贈新第
士人絕句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殊有
風味便從假借當不傳載矣二許公紹興閒同歲籍
學前一詞蓋休沐日漫遊酒邊作也

深雪偶談終

